

西河合集
大學問目

卷全

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史記
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南史
北史
舊唐書
新唐書
舊唐書
新唐書
宋史
元史
明史
清史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1 1937

西河合集

大學問目

卷全

大學節次

明德親民

知止善誠意

事物

自天子節

二程子改本

知止能得

聽訟節

知止非窮理

窮物理去物欲

修身節

治國節

首節

知止節

物有節

古之二節

格物

誠意節

瞻彼於戲節

大學以誠意為本

知本知止無二知字

知善誠意即明善誠身

齊家節

平天下節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西河合集

卷全

大學問目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秋晴 又大可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潢較

大學問

邵廷采

字允斯 餘姚人

問往讀王文成公古文大學不得

其解近先生作大學證文示人首載不改之大學而過于矜慎不即為訓釋仍未瞭然竊不自量欲懇略作指示使天下學者並曉大意何如

曰此夫子後人七十子之徒所記其言詳且明並不容訓釋者且其中字詰惟悉憫赫喧諸句稍有未辨

大學問

而毛傳鄭箋釋之爾雅引大學卽又釋之况詁字非
學者意也無已則請就本文一場誦之亦大概可睹
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節言大學之道

大學不分經傳不分篇章而但有節次此首一節也
言學之大者其道有兩一在明身以內之德卽後之
誠意正心修身也一在新身以外之民卽後之齊家
治國平天下也而其要則又在求明新之極善者而
於焉止之

親民當作新民乎

先仲氏曰親新二字不相通若親民則有之學記云
建國親人卽親民也故王文成直訓親字而以本文
厚薄爲証然誠意章所引經皆是新民則此親字自
是新字傳寫之誤本文前後不當有兩義矣惟明明
二字朱氏分解則必不可分本言明明其德不言明
其明德旣稱明德則不必再明若曰有時而昏則昏
德可稱明德乎從來明德皆着力字康誥克明德慎
罰言能明其德慎其罰也多士罔不明德恤祀言無
不明其德恤其祀也卽文侯之命丕顯文武克慎明

德亦言能敬明其德與魯頌穆穆魯侯克敬其德明
明魯侯克明其德文義並同是以本文引經皆以明
字作着力字不與德屬觀其自釋詩但曰道盛德至
善言盛德不言明德可見若明與德相屬則明德為
已成之德如梓材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又曰亦既用
明德但當用之不當又加明字矣至若明明二字古
多連文皆明而又明為極明之意堯典明明揚側陋
言揚舉明明于側陋之中也肩征百官修輔厥后惟
明明言明之至也呂刑穆穆在上明明在下言在下
者不一明也若詩則江漢曰明明天子小明曰明明

上天常武曰赫赫明明有駉曰在公明明皆兩字連
出然皆連解之無分屬者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而后

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節言大學之道
之事即功夫也

乃求明新之極善而止之者其功又有兩一是知止

即知也一是能得即行也雖由知而行必歷定靜安

慮以至于有得然總是知行中節次也知必進乎行

而其中節次尤不可泯故統計後則仍當以一知

領之

定靜安節次何如

曰定靜安節次不過由知善以至行善事有終始學
者當由此以審先後故着節次耳蓋善原有定必一
定而不可擾然後安于善而不遷于不善雖善惡當
前皆能擇思而審處之方能有得此其功全見之誠
意章內故誠意章毋自欺即知善也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即去不善以止於善也小人聞居為不善捨其
不善而著其善言小人不知止善故不能安定不擾
審于善以得此善也君子道盛德至善以不能忘言
君子惟能知善得善故合德與民而皆有以進于善
也凡誠意章諸善字皆即止于至善之善字宋人

不曉耳若定靜安則三字一義說文定安也增韻定
靜也止也爾雅安止也疏云安靜定也惟知行有節
次而定靜安並無節次朱氏以志與心身分之又何
必然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節言大學之

道之事又有先後次第不可不知也

蓋明新是物有本有末知得是事有終有始知本始
之當先則為知先知末終之當後則為知後此雖大
學之功然即大學之道也

物是事物何為以明新當之

物有本末與後文格物物格總一物也前文訓明新而後文訓事物前後乖舛此固大繆不然者乃欲使前之明新併訓事物則更不然矣明德新民知善得善何處着事物之物若以德與民言物則他經有之周禮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言德與行與藝也禮記哀公問何謂成身孔子曰不過乎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言身之德與仁孝之德也易繫辭曰乾陽物坤陰物言陰陽之德也又曰爻有等故曰物言爻德也乾象曰首出庶物言庶民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節知所先下節知所後皆疏明新之在于故欲知新民之必先明德則必先致其知先之知而知先之知即在量度明德新民之本末而審先後焉○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苟。能。量。度。明。德。新。民。之。本。末。而。審。先。後。則。知。已。至。矣。
知。至。而。新。民。之。後。明。德。統。可。知。矣。知。所。後。矣。蓋。誠。意。
正。心。修。身。者。明。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也。物。
者。物。有。本。末。之。物。也。即。明。德。新。民。而。兼。知。與。得。以。共。
進。于。道。者。也。格。者。量。度。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也。此謂本此謂知之至也。自此至末皆申言明新先後之義而自爲解說

是。何。也。則。以。本。末。終。始。先。後。瞭。然。修。身。即。物。物。無。二。

本。今。有。量。本。末。度。厚。薄。而。猶。然。不。知。先。後。者。乎。果。知。物。之。本。修。身。而。先。後。次。第。于。以。不。失。吾。向。所。謂。物。有。本。末。此。即。知。本。所。謂。物。格。而。後。知。至。者。此。即。知。也。

如是則格物致知全在知本，本文了然，原不必補。但格物二字當有實義，物之爲德爲民，則諸具在。既聞命矣，若格訓窮致極，其用力而此不過量度釋之有成說否。

曰。有。之。格。來。也。至。也。則。鄭。康。成。之。解。格。物。也。格。廢。格。也。則。司。馬。溫。公。之。解。格。物。也。格。正。也。格。不。正。以。歸。于。

正則陽明王氏之解格物也。若朱氏之訓窮致則並
無是解。朱氏欲解作窮究之義而字書無有。故將字
書格至也。之至字改作致字。而又加窮字于其上。此
固從前字書絕無。此訓而嗣後之為字書者。則因尊
朱氏而攙入之。所謂既改大學。又改字書。凡有心古
學。正當憬然動念力為訂正。以杜凡書之纂竊者。若
格訓量度則字書本義相傳。造字之蒼頡。卽有是文。
唐李善註文選曰。蒼頡篇云。格量也。度也。至古本字
書如廣韻玉篇類則皆有之。曰格量度也。
若然則鄭氏康成之以格物為來善物。豈有據乎。

曰先仲氏嘗言漢儒解經。惟過于求據。故反有失經
義處。此正求據而失之者也。康成以為格物二字。六
經無有。惟魏志和洽傳有格物二字。然恐是後人據
大學者。此惟易繫有來物語。格來也。格物當是來物。
蓋易繫曰。聖人之道。無有遠近。幽深當知來物。故云
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謂當
以所來之善惡驗所知之淺深。此正本至善而驗知
止其於大學。未嘗不親切。而第不知物有本末。在本
文自有之。本文之字。則無容他篡一字也。
然則伊川程氏何以云有錯簡。當補傳也。

曰伊川未嘗分經傳也亦未嘗曰此處有錯簡當補也明道伊川皆有改本而明道所改但以康誥曰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于信移之則近道矣之下而于自天子至知之至也一段並未嘗改以爲此固解格物致知無庸改也伊川所改但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移之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而于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亦未嘗改以爲此固格物致知之解不得改也特伊川之意其移聽訟節至此者妄臆聽訟節之此謂知本與此節之此謂知本兩本重出此必脫簡在誠意章者因將誠意

之聽訟知本移之此節此謂知本之上使聽訟之此謂知本與此節之此謂知本兩句相接而於是去其一句曰四字衍文此實無理多事之極然其意正欲去誠意章之知本以歸此格物之知本其所衍者係誠意知本非此知本也且非謂此知本之下知之至也之上又當增所謂致知在格物一段也伊川祇曉修身爲家國天下之本而不曉誠意爲修身之本因去誠意一本字朱氏不惟不曉誠意爲修身之本并不曉修身爲家國天下之本而併誠意一本修身一本而並去之而以之誣程氏程氏其受之乎

然則知本知至明見本文前人何以並未及之
曰豈無及之者而朱明成祖祇尊朱氏敕詞臣纂大
學大全性理或問一以朱氏章句爲功令非朱氏章
句雖聖人之言勿令雜入則焉得有舊本解矣然猶
有偶存者宋黎立武號元中子作大學發微有云格
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
知明魏文靖公講學佘山亦云格物格本末之物致
知致先後之知又王心齋氏係陽明高弟亦云格物
有本末之物致知所先後之知
然則格本末知先後卽可以誠意矣乎

曰卽可以誠意矣向亦惟不知新民本修身修身本
誠意無下手處耳旣知之則誠意要矣可下手矣又
何待乎故急接誠意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
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
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
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下四節皆
解誠意

吾向所謂知止善而得止善者正以爲知行並進誠意之學也故欲誠意而不知善與惡謂之自欺知善與惡而不能去惡如惡臭爲善如好色則不能自慊是以能知能行知善得善慎其獨以誠其意者君子也小人不然也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反小人而爲君子則明德之止善在于此詩言可驗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新民之止善亦在於此詩言可驗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曰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
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弟人父止於慈與國
人交止於信

蓋明新止善總在此誠意中也者人言皆可驗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吾向謂修身爲家國天下之本今而知誠意又修身
之本也子言又可驗也乃自子言出而前所謂致知
在格物格物在知本者又在於此故又曰此謂知本
則是誠意知本與修身知本本文兩見其不宜妄

改明矣特大學無經傳無篇章而但有次第則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是解格物致
知何則本文自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句則不
必又分章曰此章釋某而其釋某者自在也然而
誠意在先則有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誠意在後
又有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而此祇概曰誠意而
兩不之及又何也

此正所謂大學惟誠意也此正所謂修身爲新民之
本而誠意又修身之本也致知雖在前而知止能得
卽誠意中事也心身雖在後而心廣體胖不必與誠

意作轉關也。故大學祇誠意而明德新民與止於至善。凡心身家國天下道學自修。恂慄赫喧。賢親樂利。前王不忘。總該括其中。而賢賢者尚欲取而分析之。此豈知大學者乎。故知至在知本。修身在正心。皆有先後次第。而惟誠意則絕去轉關。泯其次第一。若自明自新。全不必與先後較功候者。此所謂本也。故曰大學有兩本。而總一本。以修身之本。統歸之誠意之本。而世不知也。

然而誠意之中原。有知得兩事。知止能得。卽是知行。莫非聖學首功。原以窮理爲始事乎。

曰窮理二字。出自大傳。大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言易理精深。當推陰陽之理。盡繼善之性。以進于天命。非謂事物之理。便可窮之。至性命也。夫推陰陽之理。旣非首功。卽窮事物之理。亦非始事。故漫以此當格物之義。而大學格物。並不如是。則亦可以已矣。今又曰窮理卽知止。則知止者。知止善也。未嘗知事物之理也。若是知事物之理。則所云能得者。將得事物之理乎。抑得止善乎。若窮事物之理。而能得止善。則求衣得食。世無是理。若欲得止善。而又須知止。則在事物少一得。而在止至善又多一知。將知得兩截。

求知與求行俱岐路矣。向之知物理以行誠意與今
之窮物理以得止善亦又何異。所考求者在河源而
其所行者乃在江漢則斷港絕流無一而可故大學
首功全在誠意而知止得止即在誠意中見之無兩
層功夫其所云知止不過欲得心意中之至善而知
之故曰毋自欺所云能得不過去心意中之不善以
求止于善故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知者此善得者
亦此善不欺者此善自慊者亦此善夫然後知行始
一也。夫然後知止當始誠意當先皆知本中事而
大學首功有一致無兩岐也是以小人不善君子至

善明明以止于至善與知止能得直合之誠意之中
而宋人質質茫然不識用功之何在因之衍知本補
格物析誠意章之瞻彼淇奧前王不忘移置之知止
之下坐使知止與誠意分作兩事以致止得背馳知
行首鼠而不自知其大謬也蓋知止知字極淺但識
得理欲耳理欲即善不善也惟但識理欲故一知而
即有一定之善與一定之不善而心亦遂靜而不憂
安于善而不遷于不善即心之所發與事之所來皆
能審處而一以至善為歸則得善矣向使窮物理則
即凡天下之物紛然騖然能定乎能靜安且慮乎不

惟不得且當得何物此非學人之言也

然則止一知耳誠意之知止與格物之知本知先
後有兩知乎

正惟知止之知字極淺故雖屢言知而皆得以一知
應之知止此知知本知先後卽此知也譬之治水知
止者知河之有源也知本末者知河源之始積石而
終九河也知先後者知治河之必先由積石以至龍
門而後可由九河以至於海也夫知河有源與知河
源之先積石而後九河有二知乎今欲求河源所在
而乃遍求之六合之外八荒之內江漢淮濟沂渭滎

洛三江九澤千流萬派之紛曠而以為能知河源則
雖千知萬知吾未見其能得也况朱氏所謂窮物理
者必刻求其盡謂十物窮九物猶可十分窮九分卽
不可則卽一物而終身窮之有餘矣嗟乎人壽幾何
予向以奔走時多學問時少但思窮六藝而日不暇
給一藝未窮而陰已薄西山矣况窮盡事物何止六
藝朱氏乃以此爲大學首功則極終身之學尙未得
進誠意一步而究之鹵莽裂卽六藝文字而其所以
詮釋一往有誤則不惟十物無九物而一物並無十
分思以入大學不其難乎

然而朱氏之窮物理與陽明王氏之去物欲皆非大學而先生每以陽明之去物欲爲近道抑又何也

曰去欲之非大學者非大學格物耳其於大學之誠意則未嘗有非也誠意與格物相去不遠雖不當以格物之功侵入誠意然略一審量並無他功故陽明又以孟子良知當致知之知正謂其知本自然耳猶言善惡人所共曉耳祇爲格物致知本文自有而去欲存理又誠意止善中事故曰均非大學若其爲聖學首功則何嘗誤乎少時習朱氏之學一意窮理乃

不幸而丁年遭亂避難奔走嘗宿嵩山土室中夜起傍徨謂年幾三十餘而六籍未窮前途俛俛何日是返躬爲學之時四顧流涕及過廟市聞賀凌臺先生之教受不改大學恍然曰如是乎乃立反之身不問行住坐臥且不分心意先後與誠正次第每心有所發必使之有善而無不善不發則因而存之然存非把捉之謂一把捉卽桎梏矣孟子曰心勿忘則存之法也第存發無時時而發卽使之止善時而存卽勿梏勿亡不禁其不發亦不強使存初覺發時多不發時少且每發于不及覺久之而多寡渾然又久之則

知所發矣。初亦不覺惡多善少。且亦無大惡。祇此自私自利之心。必不能去。久之則私利漸消。又久之而無私無利之心。生矣。故吾謂去私存理。是兩層功夫。當其去私時。隨即見理。然此是去私境界。非存理境界也。必積漸之久。於未嘗去私時。而理恒自見。此是存理。此方是三月不違。與月至日至境界。所以論語克己復禮。易傳閑邪存其誠。確是兩層。朱氏謂才克己。便復禮。此信口解書。非體驗之言。若致知誠意正心。則一時並用。並無三層心。有存發而知。即行于其中心意。知三字。開解不得。故大學次第亦約略言之。

原不分別誠意之前。未嘗有誠意。先致知之文。誠意之後。又未嘗有正心。先誠意之解。但釋誠意而致知。正心總該括其中。此是實境。是以陽明將致知誠意連作一片。去物欲致良知。併作一事。固實實見功之言。然亦是深體大學誠意一章之言。非有錯也。特欲平天下。則誠正之後。全體大用一齊了徹。祇其中行事煩瑣。又當讀書稽古。以相考証。此則幼而學。文長而博。習皆修身中事。雖不必與誠正先後截然分割。然大學次第。則終在誠正後耳。

先生言至此。直是千聖相傳之用心。明快極矣。雖

龔夫曠子亦曠然矣。但又有請者：大學是正心，今先生言存心，又何也？

曰：古無正心法，存即正也。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孟子言求放心，言存其心，皆是存心。故大學解正心曰：心不在焉，夫以心不在為不正，則心在非正心乎？是以論語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夫不違仁者止于善也。三月不違則存而不去也。孟子求放心即存心也。曰：集義所生則止，善而至定靜，故心不動也。向習朱氏章句時，覺大學中庸齟齬不合，今始知大學之首功在知止，善中庸之首功在明善，大學之本事在誠意修身，中庸之本事在誠身，大學之下手在慎，中庸之下手亦在慎。獨大學之慎獨由隱微而達顯，見故自心身而推之家國天下，中庸之慎獨則由顯見而返隱微，故自天地萬物大本化育以溯之不動不言無聲無臭，是一通大學而凡前聖後聖孔顏思孟之所言無一不徹，豈非快然。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節此

解王心

自此以後至末朱氏大學本與不改之大學本其文並同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至此謂身不修不可以

齊其家此節解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至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節解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至以義為利也此節解治國平

天下

程氏明道以詩云瞻彼淇奧至此謂知本伊川以詩

云瞻彼淇奧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移之辟則為天下

僂矣之下詩云殷之未喪師之上餘並同

西河合集

明堂問目

卷全

明堂所始

九室五室之辨四條

十二堂

負辰不在戶牖間

重屋復廟合宮

明堂非宗廟路寢

明堂不與寢廟同制

明堂可以為廟學

五室不交事四維

五帝上帝並祀

十五坐二配

文武並祀

明堂是九宮不是洛書

明堂宮位

明堂本黃帝九宮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晚晴
又名性稿

王錫百朋
盛唐元白較

明堂問

姜垚問周之明堂倣于何代見于何書其作此堂何所施用且其制何等相傳有九室五室之辨可得聞乎

明堂自昔有之古名蒿宮亦名明庭黃帝名合宮堯時名衢室舜名總章夏后氏名世室殷名重屋周名明堂其稱名之文則見于孝經孟子左傳周頌大戴

禮禮記家語考工記荀子呂氏春秋及明堂月令諸說其所施用則一享上帝一朝諸侯以別尊卑一四時迎時氣一十二月朔各就其堂聽朔以頒政治一巡狩年四朝諸侯于方岳之下王方慶所謂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是也第其制則歷考諸經不甚相遠而解之者有不同

據大戴禮盛德篇明堂凡九室縱三三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九室乘之四九三以茅蓋屋上園下方外水曰辟雍堂外明堂月令篇赤綴戶也白綴牖也言戶堂高三丈其地高三十尺東西九仞八尺

曰仞衡七南北七筵九尺曰筵縱九室十二堂以四

作八個為四戶八牖宮三百步合墉門為宮六尺曰步共一百八十丈

在近郊三十里孝經緯明堂月令青陽左個東北室右個東青陽右個南

明堂左個西南明堂右個東青陽明堂左個西明堂右個南總章左個西南明堂右個東青陽明堂左個西明堂右個南

位有中階阼階西階東門南門西門北門此在辟應門此又在南門外則家語孔子觀于明堂觀四門墉

以四門環則其制大約以一百四十丈之宮築高三丈

古以明堂即靈臺其址甚高縱六丈三尺衡七丈二尺之堂立三

十六柱每室四柱合作一屋而蓋以茅分九室十二

堂施三十六赤戶七十二白牖上圓下方九衢八達

堂環以水水環以墉六階前三階三五門此在西漢

諸儒無異詞者

自周禮出劉歆取考工補冬官之闕而考工于匠氏

一職記軌步之制因及明堂有云夏后氏世室五室

說見後九階前三階三四旁兩夾牕即四戶白盛皆白

殷人重屋四阿四面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見東西

九筵八十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高九尺五室凡室二筵

每室一丈八尺其制頓與舊異而淳于登作五室之說則又

云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

事交于中央土金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

北則其所為五室者又不在四正而在四維大不可

解

其後鄭玄註三禮主考工說反謂大戴所記創于秦

相呂不韋之作春秋並非古制而主大戴者極訾康

成所註悉本淳于登月令異義而有乖正論于是九

室五室互相譏訕竟成門戶而經愈晦矣夫考工所

記最重匠氏而旁及明堂原非溯創制本意故其所

記者詳于軌步而略于體製其但云五室而不及九
室非謂室無九而但有五也以爲明堂陰陽全在五
行饗祀方明特尊五廟第稱五而九在其中五舉其
要九推其全也猶之但稱室而个在其中太廟太室
五據其正四維八个四居其偏也是五室九室在盛
德考功原未嘗異而康成悞解遂致以一家之言而
邈若河漢故有不敏之徒墨守五室而必不通者予
嘗詢之曰請問所謂五室者爲一列乎爲參列乎一
列則五不能九猶之九不能五也參列則縱橫交互
已駸駸有三三之形况儼立中位顯分四維則在中

者自必有前後左右而在四維者必不能于兩維之
中無所間也此則五之必當爲九者也又問所謂五
室者爲五蓋五載乎抑一蓋一載乎五蓋五載則欄
各爲欄字各爲字五不能爲九猶之九不能爲十二
也一蓋一載則有五正者斷無割四維而另爲一蓋
而有四維者又安能缺四正而獨蓋此一中四角之
榱題以成此一屋也此則五室之斷不能舍九而自
爲五者也然則五卽是九九卽是十二古未嘗誤而
康成誤之况康成旣註五室定四維位而其註明堂
註月令又明見有太廟五室列在正位且又明分八

个剖作十二其註明堂月令又親改九堂十二室爲九室十二堂則康成亦定不以爲五室是而九室非者而祖鄭之徒嘵嘵不已非多事乎

然有疑者竊聞北魏賈思伯五室家也謂月令九室之文卽是五室世嘗非之今先生謂五室卽九室而說又極是其故何也

九室卽五室猶之五室卽九室然而九室卽五室似甚順而實非者以其爲一畸之言也彼謂四維八个合太室卽九室矣顧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以是推之則雖有八个仍四室耳四个卽總章左个以是推之則雖有八个仍四室耳

室合太室非五室乎然而青陽明堂總章立堂其爲太廟者安在彼亦知青陽明堂之當有左右个而不
知有太廟是但舉此畸忘乎彼畸之言也若五室卽九室似甚逆而實是者以其爲周通之言也五方五廟是五室也然廟必有个以八个而合四室則九室也其稱九室爲五室五不少減以室中有个也稱五室爲九室九不加多以个卽在室也是以考工稱五室大戴稱九室月令稱十二堂裴逸稱一屋其義一也此周通之言也

張南士曰九室稱五室猶九宮稱三宮九卿稱六卿耳非數減也

非室也而堂矣。然且明堂月令舊文爲九堂十二室而康成檢較古本謂當是九室十二堂而因而改之則堂之與室明有分別說者謂九室之外又擴一層于室外謂之爲堂又或謂室外露處卽是堂以堂註堊墜舉明堂之址爲言考工所云堂崇一筵者是也二說何如

曰皆非也。堂與室自有別。然堂在室外不在室以外。大抵以一宮之制爲言則門後有堂堂後有室判作三重而以一堂之制爲言則階後有堂堂後有室卽一堂而判作三限故鄉射禮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

當楣謂棟後爲室棟南架梁以前卽是堂是以爾雅云古者爲堂自半以前虛之謂之堂半以後實之謂之室則此十二堂者卽在九室之中而室必近內堂必向外其在四正則近太室一半皆爲室而向外一半皆爲堂在八個則近太廟一半皆爲室而向外一半皆爲堂是室雖非堂而堂不異室徒以享祀當在內而月朔聽政必當向外故九堂十二室必改九室十二堂非有他也是以張衡東京賦乃營三宮布政班常復廟重屋八房九房而薛綜註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也此確証矣若謂九室之外重擴爲堂則

考工月令皆曰南北七筵東西九仞南北僅六十三尺東西僅七十二尺而但以南北三室計之每室二筵則三室六筵已共有五十四尺兩面所餘不過四尺五寸耳以四尺五寸之堂階度之一步尚不足而欲跨廉而聽政毋論有屋無屋萬無此事若謂堂是露地則尤爲無據晏子春秋曰下之溫濕不能及上之寒暑不能入果暴露則寒暑得入之矣雖張揖廣雅云堂堙墜也白虎通天子之堂高九尺皆指堂址言然堂址一耳有十二址哉

獨是明堂過啞世多疑之嘗考北魏羣儒多議室

製而李謚有云凡室二筵丈八地耳戶牖之間則不踰二尺矣乃禮記天子負展南面而立鄭玄註曰設斧展于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展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卽屏風也夫以八尺之屏置二尺之間亦叵通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縱使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

明堂之隘羣書皆然此固無容議者漢後儒者自據一理必以陋腹疑古制皆滅經之端不可長也第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卽明堂位文明堂旣如此其隘

而明堂位文又自有負依一語見于篇首丈八之地
既不能加而斧展八尺又不可減此種矛盾與鄭無
涉而不知純乎康成之陋者彼不從戶牖之間四字
一思之也夫戶牖何有間也王朝之制以棟後架梁
之北畫之爲室而室必戶在東而牖近西是以天子
設展必負之東戶西牖之間而畫斧其上謂之斧展
故爾雅釋宮曰戶牖之間謂之展而尚書顧命亦曰
狄設黼展綴衣牖間南鄉此以戶牖之間當屋極正
中可以爲南面之地故云然也今明堂每室四戶八
牖戶不在東牖不在西安所待戶牖之間而居之且

斧展南鄉所貴中設此戶牖之間不中矣且王寢一
戶一牖祇一中間故但云戶牖間而已無他事何則
祇此戶牖間也今一室有八戶牖間矣吾卽以南鄉
一面較之試問其所設斧展當在東戶牖間乎抑西
戶牖間乎此康成叵通之極事也故曰經不誤而解
經者誤之也若李謐所議則猶是常談也然則明堂
負展如之何曰設展于太室北戶之前而已戶雖不
足室則有餘矣

然則三代以上說尚難明秦漢以下益不可信乃
明堂之制在漢武魏文諸君偏議考復而究其所

事者但設樓觀以爲侈美且有樓上祭天樓下聽政之說此何據也

此據考工記殷曰重屋之言而誤用之者也夏殷明堂原不可考其名重屋亦不知何義乃釋者以明堂位復廟重檐爲解則重檐者但重其壁材之檐而復廟者卽上下復屋也復屋則樓矣是以漢武東封欲造明堂而濟南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其制爲一殿四面無壁而上有樓以茅蓋之而通水以環其宮皇帝從複道登樓祀天其制極不經但黃帝原有合宮在秦山下合宮卽重屋別名公玉帶齊人或有所本

且其時方士又有言黃帝作五城十二樓以迎年者五城卽五室十二樓卽十二堂也黃帝草昧或爲此荒唐之事總未可知但後王不當效法耳是以唐貞觀議禮尚書豆盧寬等皆有複道登祭之議卽侍中魏徵亦言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層祭天下層布政前世儒者言雖異而義實同獨孔穎達非之以爲古有明堂並無明樓其說甚正然重屋之說則見本考工不盡方士邪說也或云明堂古亦名靈臺臺製甚高故考工明堂崇止九尺而月令原文有云高至三丈者以三丈之上而加以殿宇卽是重屋五室十二

堂卽可稱五城十二樓故服氏謂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稱靈臺在明堂之中則明堂重屋不必真是復屋或以其址高言之亦未可定但周制不如是耳則明堂重屋古今異制况宗廟路寢尤有分別而大戴盛德謂天子宗廟天子路寢卽是明堂不幾溷乎

曰此非盛德之言也說盛德者爲之也盛德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云此天子之路寢也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推其說謂明堂旣祀文王如孝經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則明堂卽文王廟矣故

明堂玄堂青陽總章皆稱太廟蓋謂此亦太廟非謂此卽太廟也若夫路寢則凡天子所居處皆稱大寢此旣據以朝諸侯在內朝曰南宮在外朝曰南門則亦一大寢而愚者忿爭謂明堂豈是太廟豈是路寢夫盛德篇是古經大戴是言禮之儒豈不知朝在國中廟在朝左而妄以國外之一堂認作朝廟雖愚不至此也此固不必爭也

然則考工謂天子太廟天子路寢與明堂同制則如之何

此卽康成誤解考工之顯然者也考工云夏后氏世

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何曾謂世室是太廟重屋是
路寢乎考工以爲三代明堂名異實同雖軌步不齊
而形體則一故但記其堂階牕戶之式于夏后氏之
下而殷周制度並不之及以爲同此物卽此同志世
室重屋總是明堂實非謂夏后宗廟殷人路寢與周
人明堂同一制也自鄭氏不善解經見春秋有世室
屋壞之文遂謂世室是宗廟見明堂位有複廟重檐
天子廟飾之語遂謂重屋是路寢不知海蟲可名龍
七宿亦可名龍龍見于井不必智井有蟲也若謂宗
廟路寢與明堂同制則不通之甚路寢宗廟其制自

同不惟朝廟一體原無大別卽當時宮室規撫不過
如此惟明堂則特造異制爲不同之極故漢唐以後
歷代摩擬皆莫能彷彿而漢後眇儒辨其不同者僅
僅以東西二房與四維四个相校差忒殊不知堂階
牕戶正其制也欲辨其制當卽其所云五室九階四
戶八牕明校之夫明堂五室則必于一墜之上而區
分爲五今廟寢橫分之則曰兩楹之間曰東階西階
縱分之則寢後爲堂楹後爲序棟後爲室凡五架之
屋正中曰棟次曰楹不能區割爲五也若明堂九階則前面三
階三面各二階廟寢則前面惟阼階賓階而無中階

三面惟東垂一階面垂一階北一階名側階共五階
截然不同至于戶牖則廟寢在棟後之室祇一戶在
東一牖近西故斧辰之設祇在一戶一牖之間而明
堂五室四戶八牖已有二十戶四十牖而謂相同則
齊萬于一而不知其徒自欺也又况園蓋方載垣門
四達嶺覆以茅周環流水四嚮五色戶牖外設種種
形製無一同也

乃又有謂明堂可以爲宗廟又可以爲辟雝如蔡
邕章句之說是與非與

此則自漢迄今無不以蔡邕爲非是者而吾不謂然

此非故爲是矯異也明堂章句云明堂者天子太廟
所以宗祀惟人君南面故以明堂爲名其在五堂之
中央者皆名太廟凡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于其中
故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
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
圍如壁則曰辟雝雖各異名其實一也推其意則謂
明堂虛位當祭帝時可爲祭祀當養老饗射時可爲
校學是以其制有似廟者廟與堂室是也有似學者
圍水爲辟雝是也此言明堂可以行廟學之事而非
謂廟學諸事當盡行之明堂中也後儒強曉事如袁

淮輩則又爭之據。淮云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于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瘻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夫明堂享帝。比之空壇。卽祀文王。亦並不設主。置匣如廟室藏祏。而曰宗廟之中鬼神所居。固已非理。且時而享帝。自不飲射。時而飲射。自不饗帝。乃曰人鬼慢黷生死交錯。一似饗帝飲射。並行其間者。此是何說。且饗射養老。亦偶一舉。及非謂學已廢棄。凡學所有事。盡責之明堂。之間。如所云獻馘獻囚瘡。瘻流血。皆不在頌宮。而在明堂。此在章句未嘗有此言。而淮自

言之。且淮重廟祀。謂不宜饗射。則賓覲燕饗古皆在廟。卽所云囚俘截耳。祇受成一節。當在學。而要之軍行之始。造禰命祖。則大鼓。廟門必習射。三發擊刺。三行而後出。是明明太廟初未嘗不著攻殺之形。明堂有此。亦何足怪。况並未有此也。若又云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質也。則不知明堂所用。原非一事。天子一歲十八度。臨幸不專爲祭祀一節。則建旂乘輅。時時有之。何必以幸學爲辭。且淮不讀月令。乎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服蒼玉。如是者一十二度。恐非茅茨土階所

能却也。若又云夫宗廟者鬼神之居也。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類也。則公然以明堂爲宗廟，爲人鬼之室，不當饗帝。此在開口已辨之。准爲複駁，吾不必複辨。但此不足難章句也。夫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經之言也。我將我享文王配天于明堂，周頌之言也。季秋之月，居明堂，以大饗帝。月令之言也。伯喈漢儒欲不饗帝于其間，得乎。至又云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于廟而張三侯，又辟雝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則竟以明堂爲宗廟，且以明堂爲闕門之內之宗廟，此其人原在夢中。

不必與辨。然但以明堂言之，雖堂墜之上，南北七筵，東西九筵，極爲隘陋。而堂下有辟雝，辟雝外有四門，四門外又有應門。此其地在國外近郊。三侯之張，定有餘隙。且堂下環水，稱曰辟雝。則其規制原與學校相表裏。故戴德謂明堂辟雝是一物。而古易傳太初禮記保傳諸篇，皆以東西南北四學爲古明堂之制。卽劉昭引魏文侯孝經傳云：太學有中學，明堂之位也。亦皆以五室卽五學爲言。故晉穆帝時將釋奠大學，以學在水南，相去稍遠，遂借明堂中間作太學。以設祭，則當時儒臣固亦有略知其意者。蔡邕宿儒言。

必有據。凡准所說，俱乖大義。而唐末末學，每誦其言，以爲快。吾不解也。

若然，則明堂饗帝禮有固然，乃不饗上帝而饗五帝，且又不饗五帝所居之正室而反取四維，已可怪矣。且據其說，謂水木用事當交東北，木火用事當交東南，夫不取專事而主交事，此何說也。

此則康成之陋也。按明堂所始原事上帝，故本義以太微之精升降帝庭爲言。卽商書伊訓亦以十二月冬至祀方明饗帝，而周詩宗祀明堂稱昊天其享，是以漢武初祠太乙及五帝于明堂，旣則于甲子朔旦。

專祀昊天，此皆有舊制相因仍者。而鄭氏堅據已見，必謂明堂祀五方五帝而不及上帝，卽月令季秋大饗帝亦必以合祀五帝爲言，則一帝五帝經無見文，分祀合祀典禮不載，此固不必與辨者。但旣祠五方當正五行五行者，木火土金水也。旣正五行當專五位五位者，東南西北中也。今乃遵淳于登不經之說，舍四正而取四維，舍專事而取交事，因有東北爲水，木交事東南爲木，火交事中央爲火，土交事西南爲土，金交事西北爲金，水交事諸語，其在後儒相爭如北魏李謐輩亦但以乖反無據爲言而不得要領夫。

既分五室則一室各有一神今乃一室事兩神則苟設祀東北所云水木之交著其所祀之神爲青帝乎抑爲玄帝乎句芒不能與玄冥並食卽康成所云東方靈威仰亦不能與北方叶光紀共一饗位然欲祀一而舍一則既已交事誰取誰舍自此說出將見大饗合祀一室應迎兩神方祀羣宮五神不能有一室也此真康成之陋也

然則五方五帝既有正室則四維交事之說自爲不通第五室之制連太室而五則一室四廟在五方已盡之矣若祀天帝則居于何所似昊天與方

帝並祀未可據否

月令五時歷祀五帝此卽五方之祀也然孝經曰嚴父莫大乎配天則宗祀配天本爲造明堂之所自始雖又曰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據周禮典瑞文似旅祭上帝不止一帝然上帝可該諸帝非謂諸帝無上帝也若月令方祀歷居十有三室則五帝有室而天帝無有猶之七世有廟而自出之帝無有廟有以虛位爲尊者此何礙乎

然而一帝五帝已據六筵加之配位而七矣以二筵之室居七筵之祭其能容乎

何止七筵據鄭氏謂宗祀之法坐五帝于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于庭中以武王配之則儼有十五坐二配十七筵在堂庭之間此不知據何書出何典乃敢妄爲此言古稱五帝卽青赤黃白黑五帝也五人帝卽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有五人臣卽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也然而五帝虛名必藉人帝以實之而五方所乘各有司執如太皞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類因之有勾芒祝融諸臣爲之運軸而實則一氣相依無所分別雖春秋傳謂顓頊諸子或爲勾芒或爲蓐收而祀典所載並

無人帝人臣與五帝分祀之說况明堂丈八之室不惟合祀太室不得容一十七坐卽分祀四廟亦玄堂有向背明堂無出入難以行事又况四廟有堂而無庭內半爲室外半爲堂其在門屏之間祇餘四尺焉所得自堂徂基設五神一配之位而居之嘗考漢志伊訓載伊尹祀方明以配上帝而覲禮註方明者神明之象以木方四尺而畫六采于其上上玄下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祇一木耳昊天與方帝共一木主則一主一配何地不容乃杜撰立說如此

顧宗祀祇一人今旣祀文王又祀武王何耶

宗祀配位祇開王主之如祭法宗禹宗湯類則周宜
宗武今反宗文者以鎬京明堂武王既祀文王矣至
成王畢喪周公攝政則以武未禘祀故周頌我將仍
以文王稱右享而孝經云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謂
此周公爲之也若洛邑明堂並祀文武則烝饗朝享
原非宗祀嗣後或祀武或並祀則不可考矣漢初配
高帝其後則羣祖齊配或亦周制本並祀未可知耳
解辨至此已曠若發蒙無可疑矣但從來謂明堂
九室卽是九宮今曆家尚論九宮而議明堂者並
不之及至宋蔡沈作洪範皇極始知明堂九室者並
于洛

書九疇之數稍發其義豈明堂九宮同本洛書抑
亦九宮別有書而明堂九室遂因之仿其制與
曰洛書與明堂九宮截然不同明堂與九宮則確有
原本但古有黃帝九宮不可考矣惟易緯九宮法則
尚可得而指計者何以言洛書非明堂九宮也洛書
古所傳書鄭氏所云洛書有六篇是也今亡之久矣
是明堂與洛書毫無關涉惟九宮之法見于東漢緯
書而其時張衡傳中亦載其法至宋道士陳搏妄指
九宮圖爲洛書傳之劉牧邵雍之徒而蔡沈無識因
推之爲洪範皇極以孔安國劉歆俱有龜負洛書禹

因之以演九疇語也。實則洛書洪範彼此各異。若九宮則全非洛書。九宮祇見于易緯乾鑿度一書。而乾鑿度備載其法。乃卽于九宮篇後。隨曰洛書摘六辟。日以立歲紀。與宮法異。則九宮非洛書可知也。是以張衡奏疏盛稱九宮。亦復有河洛六藝篇名。別見疏內。彼傳其法者。說尚如此。則蔡氏子爲不知本矣。若明堂之九宮。則自昔有之。少時讀大戴盛德篇。其中載明堂月令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共九字。茫然不曉。遍以問學人。不識也。卽漢後諸儒。凡議明堂者。五九兩家。千百成文。俱不曾及此九字。乃卽此

易緯九宮法。而于以核之。大抵其法。謂太乙天神下行八方。八方者八卦也。但八卦方位。與夫子說卦不同。一行北方爲坎宮。二行南方爲坤宮。三行東方爲震宮。四行西方爲巽宮。四正旣遍。至五而休于中央之宮。卽太乙宮也。乃又自此而六行西北爲乾宮。七行東南爲兌宮。八行東北爲艮宮。九行西南爲離宮。四維又遍。至十而升還于紫宮。卽天乙宮也。行從水始。去從火終。四正則肇于中男。而由母而長男。而長女。四維則訖于中女。而由父而少女。而少男。而總之爲陰陽之數。其爲陰陽之數者。何也。老陽數九。老陰

數六合之爲十五數也。少陽數七，少陰數八，合之亦十五數也。乃以九宮法推之，其在南一層西南離宮，離數二，正南坤宮，坤數九，東南兌宮，兌數四，合二與九與四亦爲十五。明堂所謂二九四者，指南一層言也。所謂南三宮者，是也。在中一層正西巽宮，巽數七，也。所謂南三宮者，是也。在中一層正東震宮，震數三，合七與五與三亦爲十五。明堂所謂七五三者，指中一層言也。所謂中三宮者，是也。在北一層西北乾宮，乾數六，正北坎宮，坎數一，東北艮宮，艮數八，合六與一與八亦爲十五。明堂所謂六一八者，指北一層言也。所謂北三宮

者是也。據盛德篇說，以爲明堂所始，因米草生庭，自朔至望，日生一葉，凡十五日，而十五葉生。自望至晦，日落一葉，凡十五日，而十五葉落。原以十五記陰陽之數，而九宮闡之。然且西縱一層合二七六爲十五，中縱一層合九五，一爲十五，東縱一層合四三八爲十五，西南與東北邪互一層合二五八爲十五，東南與西北邪互一層合四五六爲十五。縱橫交互無非以八卦合陰陽之數。雖其說實見緯書，然緯書後起而大戴盛德則西漢武宣間，早已言之。此非緯言所能造者。且成帝校書時，原有明堂陰陽篇，在別錄中。

正言此陰陽之事。是以周公營洛邑。相陰陽而開明堂。九字之訣。定有所來。而惜其書不一傳也。考梁之七錄。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隋經籍志有九宮法一卷。而其書並亡。故律歷卦候。每有互相推發者。亦偶作引據。而其說稍近方術。世鮮稱述。至陳搏道士。不知從何處拾得一圖。而不知其說妄。指爲洛書。而蔡沈遵之。反疑是圖爲明堂所始。然且全不知是圖之爲九宮。而方術別傳。亦仍有九宮法。傳于曆家。如今曆中所載。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者。亦並諱其爲九宮。而以爲洛書。然而蔡氏洪

範與曆家紫白皆盲人瞎馬。可爲千古發一笑者。彼但見是圖爲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其書之定宮位行方。所協卦數者。皆未之見。因自取說卦方位。強相配合。遂以戴九爲離。右七爲兌。二肩爲坤。四肩爲巽。夫坤九離二。巽七兌四。此不易之數也。坤南巽西。兌東南而離西南。此偶易之方也。今不知方之已易。而乃悖其數。以就其位。不知數之必不可易。而乃襲其位。以大反其數。則其所爲向背。生尅順逆。來去一槩乖錯。而欲以之定陰陽而決休咎。必不得之理也。此皆盲瞎之可笑者也。

然而九宮九室必合卦位蔡氏紫白其盲瞎者以
位數全不解耳實則卦位極重先生嘗謂先天偽
學乾南坤北全非卦位豈可為據今無故而坤南
與西其于卦位乖變如此則必有確然一定之義
為之解說當不徒取卦數參錯巧合之十五之數
以為指歸不知其說可得聞乎
若以宮位言則其義有難盡者予頗厭數學而大衍
九宮則以闢偽河洛說但辨其是非而不窮其義遂
致大易周孔之奧與古玉明堂之精意將並歇絕今
就其宮位而略為解說大抵九宮之成即大衍之變

也八卦無五行而大衍九宮皆合五行于八卦之中
其在八卦方位兩皆無闕而五行生成則大衍不闕
而九宮中位闕一地成此即陳搏之所謂河圖十而
洛書九者亦即九宮法之所云太乙至十不居中宮
而上升于紫庭者而于是九宮八卦遂截然分焉大
衍曰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東
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則五行之生在正位
也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說文云并並也一在正
北為坎六在西北為乾
也陳搏偽河圖不知并法將一六皆列在天七成火
北則有坎無乾有正北無西北矣餘倣此
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

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并則五行之
成在四維也今九宮以天生之一居北堂天成之九
居南堂天生之三居東堂天成之七居西堂天生之
五居太室則凡天之生成盡舉而居之正位而以地
生之二居西南个地成之六居西北个地生之四居
東南个地成之八居東北个凡地之生成盡舉而居
之四維尊天也大衍南衡天地天南一層天九西南
地二正南天七東
南也餘北衡地天地東縱兩天一地西縱兩地一天
做此中衡與中縱皆兩天兩地天地生成並無偏闕而九
宮則東南西北九室十二堂皆夾一天于兩地之間

而中縱中衡所稱四太廟一太室者則但有三天而
並無一地何則以中無十成也又尊天也然且自一
而六自七而二其旋轉次第皆以二卦生成珠連而
進北與西北并爲水之生成西與西南并爲火之生
成南與東南并爲金之生成東與東北并爲木之生
成其奇詭變幻任所參錯而皆協于法不僅僅以卦
數狡僞合陰陽十五如此乃又有大要者八卦方位
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其于賓主向背無不中外交刑
彼我相尅明堂八鄉何堪有此今乃使南火西金互
相移易卦位之所謂與離坤兌者一變而爲兌坤離

與將見南北相生東西相長四正八方皆屬生數假
如南鄉耶則以天九坤金生天一坎水東鄉耶則以
天三震木生天七巽火及轉而北鄉則即以坎水生
坤金轉而西鄉則即以巽火生震木臆書吳氏殷所
謂水生于金木生于火此求母子之義用逆之道
也假如鄉東北个耶則以地八艮木生地二離火鄉
東南个耶則以地四兌金生地六乾水及轉而鄉西
南个則即以離火生艮木轉而鄉西北个則即以乾
水生兌金臆書所謂返火還木返水還金此歸貞于
元之義用復之道也然則九宮卦位其精義入神又

如此大抵明堂九宮俱肇自黃帝雖書總不傳而黃
帝靈樞經則儼然有九宮八風一篇載太乙九游之
宮是明堂九字實始九宮九宮者九室也據此則世
之言五室者陋矣第靈樞止行八宮自冬至日北宮
始每四十五日行一宮得三氣合三八二十四氣為
一周天循時序之次而由北而東北以至于西北而
止北叶蟄宮東北天留宮東倉門宮東南陰洛宮南
上天宮西南元委宮西倉果宮西北新洛宮中招
搖宮與易緯行九宮由北而南而東而西而中先行
四正而後行四維每行合十五數者不同法曰太乙
正四維皆合于十五每四乃還于中央一行坎北二
行坤南則合四正且合十五數若一行坎北二行坤
明堂問

西南則非四正則九字之訣在黃帝別有其書若必
非十五數矣。執靈樞醫學刻舟求劍卽又失之。予每釋經義十九
刊謾然但引其端而不竟其緒後有學者或亦從也
而進求焉可已

西河合集

學校問目

卷全

學校總名	天子諸侯之學
國學鄉遂州黨之學	明堂之學
三代四代學	大學小學
孔子諡	孔子是先聖不是先師
孔廟聖賢皆設像	釋奠釋菜設位
廟學有別	禮位以西爲尊
鄉飲酒禮卽賓興禮	尚齒禮
賓主介供	鄉飲儀位
養老尚齒異禮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秋晴稿

文輝克有較 遠宗姬潢

學校問

張希良

黃岡人 兩浙提督學院

問學之名不一詩有辟離泮

宮孟子有庠序學校周禮有成均瞽宗王制有東

膠虞庠祭義明堂位有西學米廩以至小學大學

三代學四代學在諸經既無成說而前儒紛錯又

彼此互異某自入學以至秉學政其於此義全未

之解何以自問惟先生明示之

學義固難明然欲明其義必先就其名而分辨之大約名有五等一是天子諸侯之學一是國學與鄉遂州黨之學一是明堂學又名四學五學四門學一是小學大學一是三代學四代學

其天子諸侯之學何也

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頡宮辟雍如壁以水周環其宮而頡則半之第環前而闕其後魯頌曰思樂泮水是也然辟雍又名成均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春秋繁露曰成均五帝之學名是也

何以爲國學及鄉遂州黨之學

國學卽辟雍頡宮也學記國有學祭義食三老五更于太學皆是故後世京師有國子學又名太學以此也至于鄉以下則有四學一曰鄉校春秋傳鄭人欲毀鄉校是也但其名本于夏之鄉學故孟子曰夏曰校而其義以教爲主故又曰校者教也乃三禮無鄉校一名本是闕失而學者見鄭風子衿小序云刺學校廢反謂校是鄭學名非也鄭之有校總屬周制也一曰州序周禮州長以禮會民于州序是也孟子謂殷曰序其名本商之州學而義主于射故又曰序者射也學記術曰序術是州字之誤而鄭氏謂遂有序

非也。一曰黨。庠。學記。黨有庠。是也。孟子謂周曰。庠則以虞。庠本周國學名。而亦用以名黨。學且虞。庠主養庶老。而黨。庠亦祇養民間之老。名同義又同。故又曰。庠者養也。鄭氏于州長職註。謂序是黨。學非也。若鄉飲酒禮。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王制者老皆朝于庠。又似鄉亦名庠者。正以國學黨。學合鄉。國內外而皆可稱庠。故間一互稱。而禮註遂謂鄉曰庠。亦非也。一曰家塾。學記曰。家有塾。是也。考周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者五百家也。此名家塾。蓋合五百家而統名爲塾。既非一家所立。且更不立閭族二學。

名目。但言塾。而鄉學已備。記稱周有四學。正指此鄉州以下四學名也。若尚書大傳謂大夫致仕者爲父師。教于右塾。士致仕者爲少師。教于左塾。爾雅謂門側之堂。謂之塾。雖分左右。總在一處。而漢食貨志有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語謂里鄰各處。是必閭師族長。皆各有學。亦非也。里鄰既同塾。則族閭必無分塾。更可知也。至于六鄉。則每鄉如之。王制有右鄉。移左左鄉。移右。謂各鄉學也。至于六遂。亦如之。遂有縣有鄙。與鄉有州。有黨。同則亦名校。序。庠。鄙。有鄴。有里有鄰。與黨有族。有閭。有比。同則亦統名塾。正義謂鄉

曰庠則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遂曰序則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此尤杜撰不經之言不足據也凡此皆國學之外如今世府州縣學及社學亦列四學可比似也

乃又有明堂之學謂何

明堂在國之南郊天子所建所以饗上帝朝羣后迎時氣而頒政教者然往與學校互相表裏故其制環水四周亦名辟雖且舊時言禮多有四學五學之說專指明堂爲言故蔡邕明堂章句云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轉如璧則曰辟雖此有據之

言而袁准無學橫口爭辨大非禮也據大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此因明堂十二室東西四面皆可爲學遂取四正室與中室立爲五學觀禮記昭穆篇云祀先賢于西學此正明堂中一名而祭義亦用其言不止賈誼傳有五學文也是以易傳太初篇亦云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夜入北學而魏文侯孝經傳亦云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若其又名四學者則以王居明堂禮實倣周官門闈之學東西南北稱爲

四門故又名四門學後世四門之名實始于此

又何以為三代四代之學

舊謂周有三代學三代者即前夏校殷序周庠三鄉學名也本只二代合周而為三也若四代之學則增有虞氏一學而合周為四皆指國學言但三代學名學義在諸經亦無明文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頻宮周學也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商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

于是始以米廩二庠為虞學東西兩序為夏學右左二學及瞽宗為商學實則每代止一學必非二庠二序既分兩學而又加米廩瞽宗為三學者觀周有辟雖成均國學太學東膠虞庠六名而並無六學可驗也自鄭氏不善解經謂三代各有二學而周備四代共有八學且妄分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為大學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為小學則于米廩瞽宗兩學既無所屬而小學大學之名又全屬杜撰並無經傳可據而學義大亂夫所云上庠下庠即一學而以學之上堂為上庠學之下堂為下庠所云東序西序右學左學

亦一學而以學之楹東爲東序左學學之楹西爲西序右學非有二也蓋庠序有制兼言庠序則有堂有室單言序則不及室大抵用五架之屋由戶牖以北爲室戶牖以南則爲序爲堂而堂序之分則兩楹以北爲序射記所云序則物當棟兩楹以南爲堂所云堂則物當楣者故虞以序與堂分上下而夏商則但以當棟分東西左右其曰米廩者卽上庠也以虞重養老也曰瞽宗者卽西學也以殷重教祀也若周備四代則亦卽一學而以上堂稱米廩下堂稱虞庠則備虞學堂東稱東序堂西稱瞽宗則備夏商學是以

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干戈羽籥在東序分備三學然只在太學之中如必另設諸學則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方養老而適東序謂天子晨興親入太學行養老之禮而所適者是夏學周禮成均之法使有道德者教之而死而祭于瞽宗謂師氏道德設教成均死則當祭于其地而所祭者是商學是東闡西蹶大謬之禮也

然則上庠下庠以及東膠虞庠皆非大小學何也此皆大學也東膠虞庠猶之成均與辟雖有異名無異學也雖虞庠祇周學之半而得專稱虞庠者猶瞽

宗止殷學之半而亦得專稱瞽宗一例如謂虞庠小學東膠大學大學在國小學在郊則王制明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未聞小學在郊也王制明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正謂大學在郊而虞庠大學適當其地未聞虞庠小學也夫上庠下庠東膠虞庠王制文也小學在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亦王制文也王制自爲註而註王制者反改其註而叛之可乎且此何據也乃附其說者又曰公宮者諸侯之宮也在郊者諸侯之大學也天子反是則大戴保傅篇云太子少長入小學小者太子所學之宮也卽師氏虎門外

地也是天子小學亦王宮左矣且不讀周頌乎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亦云辟雝在西郊也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于成均亦云成均在郊也鄭氏註詩并註禮而于其要會全未之解致大小二學純以杜撰造說相傳至今亦可惜矣予嘗作大學証文定爲小學者天子諸侯世子之學與鄉校家塾不同此考之書傳諸書有明據者祇兩漢以後專以小學爲字學如漢設小學使學僮學字而漢成時遍徵小學之徒寫字于未央廷中則于六經無明文及考漢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以六書而杜

鄴傳鄴與子林俱正文字世言小學者必由杜公而顏氏亦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卽北魏江式上字書表亦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此必周官保氏原有此文而大戴保傳篇偶失之漢魏去古未遠尚有見者若周禮保氏之職教以六藝周官門閹之學保氏教六藝在西北閹此皆據保氏官職爲言不必指小學中事觀其所守是西北門則非小學虎門之東可驗也故唐武德中于祕書外省別立小學宋置諸王宮小學教南宮北宅子姓皆天子自立學在國府州縣之外而其教則多尚

文字卽

國朝殿試比較書法

皇上嘗云不當以小學忽之是小學中廢猶尚有

聖明能言其名而不謂舉世皆昧昧也

吳鼎

溫州瑞安縣教諭蕭山人

問張璉在明嘉靖間議大禮略

得禮意而惜鮮學問証據迄無定論若其改學校制度更易夫子文宣王號爲至聖先師則長夜一旦確不可破聞明初高帝亦曾下詔謂禮正名分不得僭差凡嶽鎮海瀆并革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惟夫子封爵一仍其舊必待

嘉靖朝而後改之則又何意且文宣爲夫子之謚
祇王是封爵今革封爵而并謚而亦革之又何說
乎

古謚以易名夫子雖無謚而已有易名之說見于禮
記考檀弓魯哀公誅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其稱尼
父者本易名而以字名之且加以父如呂尚之稱
尚父管仲之稱仲父此卽是謚故鄭玄曰尼父者因
其名以爲之謚先仲氏曰論語子貢稱仲尼日月中
庸子思稱仲尼祖述堯舜世誤以爲弟可字師孫可
字祖而不知其爲謚也若宣尼之謚起于漢平是時

權臣當國竇亂典禮因有追謚孔子之事且加封爵
稱爲褒成宣尼公而改封孔氏子孫爲褒成侯此皆
亂朝故事不足法者乃歷代庸主接踵而起如北魏
太和中加謚宣尼爲文聖宣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
唐則天皇后封隆道公至玄宗改謚爲文宣王而趙
宋真宗加至聖二字于文宣王之上及元武帝海山
則又加大成二字于至聖之上而明初因之有大成
至聖文宣王之號此實侮慢先聖大不可訓其舉而
革之宜也特明代儒臣並無學問其在洪武初祇一
宋濂乃以上孔子廟堂議謫知安遠縣而其所議者

亦復根據不清互有得失若張璠則但有薄識而全無考校彼第知封爵之壞有玷夫子而不知先師之稱其褻彌甚古聖與師不併稱禮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聖者古之聖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類是也先師者前此學人能教人者書之伏生詩之毛萇樂之制氏禮之高堂生之類是也聖與師不混稱亦不混祭天子祭先聖諸侯祭先師或分或合皆有等殺而要之聖尊而師卑凡一技之師教舞學樂生爲師氏者死而卽祭于馨宗稱爲先師其褻也如此故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韓愈曰匹夫而爲天

下師此在他時稱之則然而至于學宮則師皆官稱後漢朱浮所謂博士之官當爲天下宗師者并不必毛萇高堂之類也且同堂分享顯有二名一聖諸師自三代迄今高卑並列相沿爲千百年不可移易之掌故而一旦合併而歸之一人此在受者亦必不安况至聖二字創自趙宋真宗其在大中祥符初已加稱立聖矣而又以立犯神諱改稱至聖雖至聖二字出自史贊可謂至聖矣句然終是加號非其本稱考夫子在周末原有聖名當時列國各祀其國之聖與師而在周以周公爲聖在魯以孔子爲聖如其國無

聖則借他國之聖人而祭之。文王世子所云凡釋奠必有合者。同也。謂與隣國同祀。此一人也。則夫子在本國稱聖。勢無他國。又稱師者。故後漢明帝以周公爲聖。孔子爲師。此爲非禮。至魏政始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則孔子先聖。顏淵先師。而其後或聖或師。多不可考。然晉惠帝時。潘尼作釋奠頌。有曰。夫子位西序。顏淵侍北墉。則仍聖孔子而師顏淵。是以唐武德初。詔以孔子爲先師。而太宗貞觀急用房玄齡之議。而釐正之。高宗永徽中。復詔孔子爲先師。而顯慶二年。又急用長孫無忌等

議而釐正之。其議有曰。聖非周卽孔。而師則偏善一經者。皆可爲之。所以貞觀之末。親授綸言。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而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夫以孔子至德。賢于堯舜。自漢以來。業已尊爲先聖。何可至今日而降茲上哲。俯入先師。則明明以先師之名卑。而且褻。謂之降稱。又謂之俯入。其爲等殺昭然也。今欲尊孔子。則自當以孔子爲先聖。顏淵以下諸賢。皆爲先師。而漢後儒者。則概去之。而乃溷前代聖師之名。紊千古立學之制。聖爲何人。師爲何等。一更易間。而使賢過堯舜者。僅僅官博士祀。瞽宗。逡巡比

附之。伏勝毛萇戴聖之列。則其爲褻慢。亦復不少。反不如累加封爵。而仍不失先聖之名。之猶可安矣。又問明初立孔子廟。自孔子及諸賢皆設像。至天順間。蘓州知府林鶚以爲設像始于佛氏。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焉得有像。因聽其毀壞。而不令修復。至張璠爲政。則直舉而毀之。易之以主。謂古者廟制有主無像。此必元代夷教未釐正者。於禮何如。

古祀神之典禮。不具載其設像與否。原無明文。但古以妻神之所名之曰廟。廟者貌也。謂肖神之貌而勤

事之。則廟祀之設。專以貌名。故徐仲山日記曰。古以貌祀。而其後易之以尸。尸者貌之變也。雖易尸之典。亦不知始于何時。然大抵古人務實事死如生。則必實求其所以生之之事。盼饗不足。則以重依之。重又不足以主。附之主。又不足以衣冠。想像之。及想像又不足。則徒飾衣冠。猶不若生人之能飲能食。可實實享祭。是以既設主。又設尸。二者不可偏廢。蓋廟者貌也。尸者由貌而進焉者也。先仲氏云。古廟必有貌。初不得其說。旣而思之。則所繫甚大。蓋祭重服物。如爲尸者。着弁冕而出。則爲君。尸着玄冕出。則爲大夫。尸

着爵弁出則爲士尸故喪小記云有爲天子尸而服士服者武庚祭紂則紂不以禮卒祇以士之服服之有爲天子服者微子祭帝乙則帝乙以禮卒當以天子之服服之此其爲禮固有全藉冠服爲區別者若僅僅一木于旣不扮尸又不設貌則將何以別服物等殺其說甚明故墓藏衣冠而廟則曰游衣冠之地孔子世家原云其所居堂後世因廟而藏衣冠于堂中蓋以祀孔子時曾設像以被衣冠故云然也祇古人言禮散見雜出並無一定之制明明顯告卽椅牀盤碗坐立拜跪生人日用所最切者尚古今移易並

不知所始何况諸禮是以尸主所始或曰始于芻靈縛茅而爲之或曰始于方明刻木而繪畫之總不可考但稽之廟貌之名推之扮尸之義備求之服物衣冠等殺之節則定當有像若謂設像始于佛教則不讀書人所言殷本紀帝武乙刻偶人爲天神國語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像而朝禮之皆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雖設像不一或以土蘓代語孟嘗所云西岸之士挺而爲人是也或以木漢河內孝子刻木爲母像而事之如生是也或以石孟母冢傍有孟子石像跪坐于竈門間是也或以金銅周廟有金人漢

作金仙露盤始皇帝鑄金人翁仲以像臨洮之神是也或以圖畫屈原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皆畫山川神靈聖賢物怪之狀太史公見留侯狀貌如婦人好女漢甘露間畫大將軍衛將軍等十一人像于麒麟閣是也而總之皆廟貌之義則尸祭既廢定當立一像以成廟祀者况謂夫子之像係元俗夷教則尤不然考元史並無文廟設像之說惟金大定間有加宣聖像十二旒十二章之文然亦前代有是像而至此加之故趙宋建隆元年早有增飾祠宇及塑繪諸像之詔而嗣此累加章服如大中祥符賜文宣王桓

圭崇寧四年加冕十二旒并九章服政和元年加文宣王執鎮圭并用王者之制且有太學設像郡縣設圖畫之諭此在金元以前相傳如是故唐李元瓘謂孔子坐享顏淵立侍正言隋唐以前神像坐立原非一時不止開元八年始設坐像為創見也嘗考漢文翁石室曾圖孔子及七十二賢于壁即東漢光和間于舊學外復立鴻都門學然猶令畫先聖及七十子像足古于夫子無不像者正以廟貌饗祀重在章服凡弁冕圭璧章采繪繡必非枵然一木主所得具其標識而分其等級今既改殿稱廟而全不于廟義一

再思之且于古先王用尸代像之意一併抹煞則又
矯枉過直矣若夫主則雖設像亦有之古尸主並行
尸以表爵服主以識名位設像亦然若不像則賜圭
賜旒主何從見不主則稱文宣稱大成像安所施通
人自當通觀耳

然則釋奠釋菜古凡行禮于先聖先師之前者必
設像乎

則又不然設像而祭于堂者廟也釋菜釋奠但束帛
以棲神而饗之饗畢卽撤者學也學與廟有殊制矣
古立學無廟其祭先聖先師皆不立主不設像無常

匪常寢而特除一饗奠之所縛茅束帛隨其所安蓋
惟天子釋奠則合樂享幣下此則但用醴饌芹藻比
之弟子束修見師之禮而至于釋菜則第捧菜爲費
如菜羹瓜祭所謂薄祭而下逮者故禮稱皮弁而祭
之不舞不投器不十時日不備儀物但一獻而無介
語凡禮官學士皆可行之今孔廟之祭則直是殷祭
較之太廟世室諸大典並未有歉何曾是學中奠饗
而可以先聖先師之禮比擬之乎且今天下無學久
矣學有宮有牆有室有序有館有舍有園橋有泮池
有射堂射圃凡習禮讀書學干數舞飲酒講射以及

出師受成反兵訊馘皆學中所有事也今一舉而歸之于廟祇以枋然三楹俗所稱明倫堂者以之當學宮學舍之數而前無圓橋後無泮林學人既無所肄業而養老合樂講經獻捷又不能賓亂于几筵之前徒設此枋然三楹何以行事則謂今之天下但有廟而並無學非謾語也嘗考漢祀孔子皆在魯國高帝還淮南過魯始以太牢祀孔子而光武幸魯既遣祀孔子于闕里又還宮幸學以明孔廟與學截然為二卽明帝永平初祀周公孔子于學然亦行先聖先師之禮非廟祀也至梁天監中始立孔廟于江左而饗

祀之然大同釋奠仍在國學廟與學未嘗相蒙惟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此實立廟學中之所始然猶廟是廟學是學觀其親臨釋奠以周公爲先聖而孔子配之則周孔各一廟而釋奠則共列在學其云各一所明不是學以學無二所也其祀先聖于學而配以先師明不是廟以廟無兩主也卽太宗貞觀二年改升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詔州縣皆立孔子廟然在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至顯慶而又改之則周孔二廟未嘗偏廢其不得與學相混與武德同惟宋徽宗朝

曾。頒。大。成。殿。名。于。諸。路。州。學。似。大。成。之。名。卽。以。名。學。
而。明。代。儒。臣。並。鮮。學。識。遂。合。廟。與。學。而。混。之。爲。一。洪。
武。二。年。令。天。下。郡。縣。皆。立。學。而。以。學。宮。之。正。寢。名。大。
成。殿。至。今。因。之。世。廟。張。璠。能。改。大。成。殿。爲。先。師。廟。而。
不。能。分。學。宮。與。孔。廟。爲。二。宜。爲。言。禮。者。所。不。與。也。
况。學。中。行。禮。以。西。爲。尊。凡。飲。酒。講。射。賓。皆。在。西。楹。之。
間。故。古。制。先。聖。西。坐。東。向。其。祀。先。師。始。北。坐。南。向。然。
猶。在。西。堂。一。間。之。北。故。東。晉。穆。帝。釋。奠。于。中。堂。則。以。
其。時。大。學。在。水。南。相。去。懸。遠。因。借。明。堂。中。間。權。作。大。
學。以。設。祭。至。唐。太。宗。貞。觀。釋。奠。則。坐。先。聖。于。正。西。而。

以。先。師。東。北。坐。南。向。配。之。其。後。著。開。元。禮。卽。註。定。設。
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席。于。先。聖。
神。座。東。北。南。向。此。明。可。據。者。至。玄。宗。開。元。二。十。七。年。
忽。改。夫。子。正。南。面。位。且。爲。詔。曰。昔。周。孔。並。祀。之。時。周。
公。南。面。坐。夫。子。西。牖。坐。及。貞。觀。二。年。停。祀。周。公。之。後。
夫。子。坐。仍。其。舊。今。位。旣。有。殊。坐。亦。當。改。則。其。與。開。元。
禮。全。然。不。合。每。繹。其。故。則。以。武。德。初。立。周。孔。二。廟。于。
國。子。學。時。其。祀。周。孔。之。坐。原。有。如。是。今。祇。敕。州。縣。立。
孔。子。廟。則。自。當。改。坐。此。與。學。中。釋。奠。之。制。了。無。干。涉。
而。不。謂。宋。元。以。來。徒。飾。儀。文。而。于。廟。學。分。行。之。典。全。

未講也。且開元釋奠限于堂上，亦屬唐禮。觀晉元康中釋奠大學，其時潘尼爲制，頌曰：埽壇爲殿，張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則或壇或幕或堂，或序隨地可用，此乃所謂學也。今歸然宮殿，夫子南面，並非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之坐，而其承祀者則又牲牢禮幣一準之先王殷祀之典，而並非釋奠廟而已矣。何學之有。

又問學有鄉飲酒禮，養老之禮也。而或以爲卽賓與之禮，夫賓與與養老何涉。且此學校事而題之以鄉，得無國學便不行與。又問舊儒以鄉射禮亦

鄉飲酒禮，其說可得聞乎。古鄉飲酒之禮，卽賓與之禮。舊所稱尚賢是也。但有尚齒禮，別一鄉飲酒禮，且與古所稱養老者又截然不同。考周禮大司徒職有鄉，有州，有黨，鄉大于州，設一大夫治其地名鄉，大夫州大于黨，然州與黨則但各設一士治之名。州長黨正相傳，賓與之禮，鄉大夫爲政，講射之禮，州長爲政，尚齒之禮，黨正爲政，其禮固當有等殺，然不可備考。大約賓與所始由于貢士，鄉大夫正月之吉，進受教法于司徒，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退而頒之于鄉，請鄉中致仕之官教于里。

門其以大夫致仕者稱曰父師以士致仕者稱曰少師而總稱之曰鄉先生鄉先生取鄉中弟子而教之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至三年大比而與其賢者能者于鄉大夫鄉大夫帥其僚屬以禮禮賓之而獻其賢者能者于王其曰禮禮者即鄉飲酒禮也曰賓之者即賓興也是賓興之禮即鄉飲酒禮無疑矣但其限稱曰鄉者以州黨貢士原統于鄉至貢于其君則其君或再行其禮而然後獻王然不在國學如今州縣解士赴試行賓興之禮而鄉試榜發倣唐制鄉貢試畢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笙瑟俎豆而

歌鹿鳴亦名賓興此即古諸侯與其賢能將獻王而行是禮者然率在諸道政事之堂並不在學即王受貢士亦以賓禮裸獻酬酢而不必設俎易所稱盥而不薦者然亦在廟而不在學則賓飲一禮惟鄉學得行之其限稱曰鄉而不及其他非無故也若尚齒之禮則黨正爲政而行于黨序非鄉學所得行者周禮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之則以禮聚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謂每歲大蜡祭神聽其狂飲及祭畢則官必以禮節之使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所謂尚齒之禮又名序禮然亦以黨爲鄉屬故又名鄉飲酒禮

其于養老之典似乎無涉。幾見國老上庠。庶老下庠。而僅僅于黨序一舉行者。若二鄭謂鄉飲有四事。一三年賓興。二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州學習射。四黨序蜡祭飲酒。則又不然。習射不專飲。飲之與射明分。二禮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則與三年賓興並非兩事。卽賓于其君。其君亦行此禮。如前所云。然是國君與鄉大夫再行。非鄉大夫再行也。故予謂此祇二事。而無四事。今世春冬再舉行。亦以爲有二事故也。然則尚賢與尚齒。其禮同乎。且今世所行禮與古禮同乎。否乎。

曰不同。古尚賢以士。尚齒以農。其人不同。尚賢以鄉大夫爲主。尚齒以黨正爲主。其主不同。尚賢取少壯。尚齒則取年五十以至九十。其年不同。尚賢在鄉學。尚齒則在黨序。其地不同。尚賢三年一舉行。尚齒則每年一舉行。其時不同。且古以正月貢士。故尚賢在正月。以十月大蜡。故尚齒在十月。其時之先後又不。同。所同者。賓主介饌俎豆笙瑟而已。若今世行禮。則大有可議者。鄉舉之廢也。久矣。三物不講。公然以八比取士。則賓興之典。原可不作。乃復飾其名于州縣。解士之際。謂之賓興。又飾其名于鄉試放榜之際。謂

之鹿鳴以鄉飲工歌首鹿鳴也如是則正月飲酒可
以已矣乃于賓興鹿鳴外又設每年正月之飲則未
免複出然且賓興非每年可行而在尚齒則又無一
年兩舉之事乃以非士非農非貴非賤非賓非饌之
人徒取多財者而因以爲利此真聖君賢相所必斥
者而居然行之豈亦餼羊不去之意乎按唐制賓興
飲酒皆三年一行名鹿鳴宴韓愈所云歌鹿鳴而來
者而趙宋政和間仍改名鄉飲酒禮然要是一禮無
兩行者若尚齒之飲則與蜡祭相表裏今蜡祭不行
而仍舉此禮既非養老又非饗農且與正月所行並
無加豆增賓之殊又無賓介俱坐衆賓坐立之異則
猶是賓興雖漢飲在十月唐正齒位在季冬十二月
今一以十月行事則正在蜡祭建亥之月而所行之
禮全無蜡意則直謂之爲繆禮可也

但禮既有賓又有介有衆賓其在貢士與饗農則
以何者當之且賓介之外又有饌焉主與賓對饌
與介對則饌者主人之副也然何等人也

考之貢士之法全以鄉先生爲政鄉先生曰賢則誰
敢不賢者鄉先生曰能則誰敢不能者所謂鄉評也
故禮凡貢士鄉大夫必朝服造鄉先生之門而謀焉

鄉先生爲之第其等差取其最上者一人爲賓次者
爲介又次爲衆賓衆賓不一人總以備後此之待貢
者故今歲貢法尚取一人爲正貢次日陪貢卽其意
也至易之爲鄉試舉人則第以解首一人爲賓五經
首五人爲介而餘皆衆賓若饗農尚齒則亦鄉先生
擇鄉農中一人有齒行者爲之賓次爲之介其餘但
以齒居衆賓之位而士大夫不與焉唐制以明經秀
才進士及孝弟旌表者皆與其選則賓與尚齒彼此
相雜已失禮意而明初洪武直以致仕官克之則大
謬矣夫致仕官者鄉人之師也否亦鄉大賓之尊也

曾師之與遵而猶賓也乎若夫僎則鄉中之致仕者
爲之僎者遵也謂其人爲長吏所遵法也卽鄉先生
也故行飲酒禮則必請鄉先生數人爲之觀法名之
曰僎其名雖主與賓對僎與介對以爲是主人之副
而實則尊于賓介故主與介東西面對坐而僎與賓
皆南面並坐且惟僎有加席公三重大夫再重與諸
席異故賓與之僎直居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而至
于尚齒則僎固尊優加席絕坐與賓與同卽鄉中致
仕有同來觀禮而下于僎者亦得比僎而加于賓介
之上其時黨正正齒位之典有云一命齒于鄉謂一

命下士其爵甚卑儻來觀與鄉賓齒齒長居賓東齒
卑居賓西而苟再命中士則齒于父族謂惟父族為
鄉賓則與之較齒他不然矣而至于三命上士則直
不較齒而居之賓東與僕相比况大夫乎故曰三命
不齒孟子鄉黨莫如齒蓋為無爵者言之非概序然
則鄉飲酒禮其重僕而尊鄉先生如此朱元晦定儀
位不深考舊禮妄以州守縣令為主而以州倅與縣
丞縣簿諸佐貳克之為僕夫佐貳即僚屬也僚屬當
輔主作司正執事而乃加其席高其位拜至拜洗拜
迎拜送一如大賓之行禮可乎且時典儀注主人率

僚屬迎賓既畢隨率僚屬以迎僕僕既是僚屬又率
僚屬以迎僕此可通乎

然則賓主介僕其為儀位如之何

儀位在古禮自明按鄉飲酒禮云乃席賓主人介衆
賓之席皆不屬焉此但言賓主介衆皆有席而皆不
相屬謂絕坐不連以明特尊然未知其席在何所也
唯鄉飲酒義則明言云四面之坐象四時也主人者
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
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
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僕于東北以輔主人則其所

當所向于文自明故鄭氏于飲禮直註云賓席牖前
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俛席與
衆賓席雖不註然飲義云坐俛于東北則俛當戶前
南面射禮云賓席南面而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則
衆賓當牖西南面甚是周晰今世不知何意設席于
四隅而邪相對照賓席西北隅與主席東南隅相向
介席西南隅與俛席東北隅相向揣其意以為主席
東西面則主不得與賓對而反與介對賓俛皆南面
則俛不得與介對而賓與俛皆無對今一改而均齊
之且與飲義坐賓西北坐主東南兼兩方而為一坐

之義又甚相協而不知古設坐之法無向隅者席有
隅坐坐不可有隅席也且席有向有端南北向者其
端上西東西向者其端上南今合二方向之則將
何上席之無端委猶之坐之無向背也况賓俛最尊
主不敢敵賓而祇以敵介猶之介不敢敵俛而祇以
之敵主人其斟酌禮意可謂甚善今乃以陋腹行之
而盡失其意然且飲義行文自有註脚惟恐以西北
東南誤認隅席故又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而為飲
禮者雖無明文然既于射禮微及之曰賓席南面而
東上而又恐席端不明復曰賓升席自西方降席自

東方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則其于向背左右亦已顯著而猶有差誤雖舉四隅何益矣按明初會典猶從舊制而後漸更易相傳神廟間重刻會典而改之皆不足考特其儀位猶尚有別見者禮云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謂俱有公有大夫公大夫不並尊無公則大夫南面有公則公南面大夫西而北上謂在主人上也又徹俎之時賓主與介皆降席北面立而獨僎降席在東方即南面立以其尊也則雖立亦有位者至黨正正齒位事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謂衆賓內有年六十以上者則于堂上賓席之西南面而坐若不足則于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坐其五十者則立于西階上東面北上若不足則立于門西北面東上

然則養老之禮與尚齒之會同異何如

曰不同養老禮尊有用燕禮者有用饗禮及食禮者有割牲獻鳩執爵執醬易燕綯合舞樂者有憲法乞言合語者此天子諸侯盛禮非鄉大夫以下所得行也

大抵老名有四一是國老即致仕之官所稱三老五更者王制養國老于上庠祭義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是也一是耆老謂死王事者之父祖周禮司門以

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別有養孤禮今不傳尚書大傳秋饗耆老春食餼子是也一是庶老卽引戶校年之老王制養庶老于下庠月令養衰老是也一是先老謂師氏之賢而死于學者文王世子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祭義祀先賢于西學是也凡此皆鄉飲酒禮所不及者但先老稱先賢卽先師別名審然則先師先賢矣豈聖乎此又孔子斷非先師一傍証耳

西河合集

郊社禘祫問

卷全

南北郊分祀
合樂大享辨
魯不僭郊禘
社非地祭
追享非祫祭
祭有禘無祫
祭法重祫輕禘
諸經無祫周禮并無禘
禘儀

二郊不始大司樂文
天地不合祭
山川望祀非地祭
望山川非社祭
禘非宗法
三禘皆稱祫而實非祫
三年五年諸說所始
二禘名祫同異
禘日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晚晴 又秋晴 稿 李成輅弘載 王錫百朋較

郊社禘祫問

李塉問陸道威曰南北郊分祀之說始自漢武時
祠臣寬舒等一議後又引周禮大司樂文附會其
說以為古者天子冬至祀于圜丘夏至祀地于
方澤是分祀之據不知大司樂文曰冬日至于地
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
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

降可得而禮是論合樂非論大享也大宗伯大享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別無地祇之說此豈真漢儒之謬耶

南北二郊予昔在館時以曾作配位一議已議及之大抵衆說紛紜多有言無地祭無北郊者予謂既祭天必當祭地既有南郊必當有北郊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歲徧是一歲之中既祭天又祭地也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是兩祭之處祭天一所祭地又一所也是以孝經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而禮器曰先王之制禮

也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蓋謂冬至祭天子圜丘之上是因丘之高而治以爲壇謂之因天事天夏至祭地于方澤之中是因澤之下而營以爲兆謂之因地事地故孝經說曰王者事天明必祭天神于南郊事地察必祭地祇于北郊而漢志引禮記曰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所以就陰位也是兩郊分祀在諸經亦均有之不止周禮春官文也

若謂南北郊分祀始自漢武時祠官寬舒等所議則大不然秦祀八神一曰天神在南郊山下二曰地祇

在澤中。圓丘而漢文用禮官議謂古者天子夏日必親郊祀。不止冬至爲然。故漢郊祀志云。漢文祭泰乙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乙。日夏至祠地祇。則不特分祀二郊。且冬夏二至亦俱依舊制行之。是必周末漢初猶有相沿定禮承襲不改。故蛛絲馬跡彼此一綫。若武帝時寬舒所議。不過立后土祠于汾陰。與郊雍對耳。何嘗立南北郊乎。其後成帝用匡衡張譚諸議。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而立南北郊于長安。至元始中。而劉歆左咸之徒。合諸儒數十人議。定郊禮名爲元始儀。以至後漢光武兆南郊于洛陽。之陽兆北郊于洛陽之陰。悉遵其議。而地祇之祭。遂歷魏晉六代。以至唐宋元明。並未偏廢。其或稱北郊。或稱玄丘。或稱地郊。或合祀。或分祀。或以女祖配。或以男祖配。或一配二配三配。而要之有地祭一禮。則自三古迄今。未有異也。

乃不學之徒。謂二郊之名。始于周禮。而并周禮亦不學者。且謂始于大司樂文。凡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圓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可得。而禮諸語。因欲變其說。謂此是合樂。不是大享。揣其意。不過欲辨圓丘方澤二名。非郊祀。

地也。不知圜丘卽泰壇。方澤卽泰折。圜丘因丘陵。方澤因川澤。二郊之名。諸經有之。不始周禮。前亦旣言之。詳矣。若謂大宗伯大享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並無地祇之說。則似全不知周禮者。周禮大宗伯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地示禮卽祭地禮也。宗伯以蒼瑩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彫無非以地祇禮與天神對言。卽大司樂文亦有云。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原不止奏。

圜丘奏方澤數語。乃卽此數語。又未全讀。據謂圜丘方澤是合樂地。非祭祀之地。則後文卽云于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豈此宗廟之中亦合樂地。非大享地耶。且謂合樂非祭祀者。此宋儒最不通之論。又不可不一辨者也。虞書戛擊鳴球一章。是合樂于宗廟者。蓋舜祭瞽瞍所奏樂也。宋儒臆見謂舜不當有瞽瞍廟。不當祭瞽瞍。此但合樂以志九韶之美。非祭廟文也。則虞賓在位。羣后俱至。母論樂不虛。奏且亦安得請名。諸客使勝國之賓。五服之辟。無不畢集。如吳下伎客作勝會者。今不知何故忽擇此冬至。

夏至二日且一集高丘一會下澤而奏此大樂可怪之甚且夫合樂者合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奏之謂也堂上有琴瑟搏拊謂之清歌堂下有管鼗笙鏞謂之間歌合琴瑟管笙諸樂器而並奏之謂之合樂此非細故矣故習籥習吹學干學舞雖在一節亦必居之大學之中况合樂合吹皆爲大祭祀大燕饗所用未有不習之學宮而可露處者是以月令春季大合樂以爲獻酌之用仲夏合盛樂以雩帝仲冬季冬並合吹以饗帝燕族人皆在學皆非虛奏而至于祭之日則大司樂直云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

以致鬼神示是此合樂卽是大享謂大享時所合樂一如鄉飲鄉射燕禮所云間歌某詩合樂某詩類故重其文曰奏之蓋奏之則必有聽之者矣不然黃鐘何律雲門咸池何舞無端彙衆器統衆成衆變入丘澤之間而漫曰奏之奏之奏誰耶

陸又曰古不惟不分祀天地亦並無合祀之說蓋古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但從祀耳嘗觀魯之僭郊愈知古無南北郊之禮蓋當時周禮之最重者莫如郊禘而魯皆僭之故春秋頻書其失向使別有祭地之禮與郊並重則

魯亦必並僭之春秋亦必並書之矣且春秋書乃不郊猶三望此正與虞書類上帝時禋六宗望山川同則地祭原只在祭天之中何分祭之有天地只分祭並不合祭周頌昊天有成命詩序曰郊祀天地也各語用牲于郊牛二解者謂一是天牲一是地牲也因之有天地合祭之疑不知昊天祀天地非謂合祭同此詩謂分祭皆此詩也各語用牲二一是帝牛一是稷牛謂帝與配分此牲非謂天與地分此牲也此則天地不合祀之明徵也乃謂天地雖不並祀而地祇之祭當附見之祭天之中如祭天子郊

而社稷山川俱從祀焉卽此是祭地舍此則別無大地之祭因引虞書望山川春秋猶三望爲據則天祭從祀甚多自園丘以人鬼百神列祀典外凡旅上帝類上帝大率以五帝六宗三辰四時四類五嶽四瀆諸神從祀而不及社稷惟祈穀雩報及大雩大災因事之祭則雖祀天神而后土田正在所不免然亦並與山川百源四海五嶽諸望祀者有別是以天地正祭各以類從在社稷並不從天而卽巡狩出征凡因事祭告如司馬法王者興師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亦天地兩告地不從

天且亦社稷山川皆不從天告而從地告是祭天而
及社稷猶不得謂社卽是地况地是地社稷是社稷
山川是山川而以山川望祀坐之社稷不亦謬乎
若謂魯僭郊禘不僭地祭以是爲無地祭之証則更
不然凡魯所郊只是祈穀上帝一祭其于冬至旅類
諸郊並不僭及蓋郊事不同自二至二郊外有旅上
帝類上帝祈穀上帝龍見雩帝季秋饗帝諸事雖皆
是天子之禮而二郊大事諸侯所絕至祈穀與夏雩
秋饗則諸侯皆得行之故家語定公問孔子謂寡人
聞郊而莫同何也而夫子直云魯無冬至大郊之事

惟祈穀之祭降殺天子是以不同是魯不僭郊在夫
子已明言之乃考春秋所書郊凡有九皆在夏四月
而不在春正月是建卯之月而並非子月其爲啟誓
之郊非長至之郊明矣若成十七年有秋九月辛丑
用郊此卽周頌豐年秋報月令季秋大饗之祭亦郊
之降殺者故哀十三年子服景伯囚于吳謂太宰曰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雖屬謬說然亦借秋
報之禮爲言並非僭天子大郊之祭乃謂其僭天祭
而不僭地祭遂疑無地祭已可笑矣復謂春秋但書
郊而不書地祭必是無地祭之故則春秋書郊不書

社書。烝嘗不書祠禴。豈魯無社祭。且并無四時祭乎。又問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曰。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禮運云。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王制。天子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明皆以社與郊對。且他經郊社對舉者。不可勝數。如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名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是周禮之見于行事者。故胡宏謂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其說似是。但郊是大祭。非天子不敢舉焉。社則次矣。自諸侯以至州里。皆可行之。是

亦天尊地卑之義。故中庸郊社對舉。而以事上帝。弊之。此其義與。

此說在宋後多有之。但仍未是者。社爲地祭之一。較山林川澤四方四望爲最重。故與宗廟對舉而立之。國中又立之。郊外如禮運所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宗廟之爲仁義明。是法地所爲。與宗廟並然而。泰折。瘞埋原有地。祭則自不得以社當地矣。是以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禮運亦云。杞宋之郊。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與社稷明白分別。是以周禮于地神稱大示其祭稱。

大禮與社稷神之稱土示諸地神之稱山林示川澤示丘陵示墳衍示原隰示者截然不同故社有與郊對舉者皆是小郊與大郊無與大郊則地與天對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是也小郊則社與郊對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名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皆是也蓋類郊旅郊四時郊五帝郊與巡狩征伐及祈禱報反有事之郊俱是小郊往往與社相對稱如所云報本反始百神受職者皆是秋冬報祭如周頌良耜爲秋報豐年爲冬報並非冬至泰壇之祭故得與社之報本反始百貨可

極連類並言以是知中庸郊社之禮往嘗謂郊重社輕故天子得郊而諸侯祇社天尊地卑故郊祭限天子而社祭通諸侯孰知天子有郊諸侯亦有郊天有大小祭地亦有大小祭兩兩對待並未嘗有偏畸也又問社稷本二神而合祭于社以稷非土不生土非稼不功也但據春秋傳則社爲后土卽共工氏之子也稷初名農卽厲山氏子也至夏末則周棄嗣農爲稷而后土如故則豈前此無社稷與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考虞舜類上帝時以六宗禋天神以山川望地神及巡狩亦然

柴祀天神望秩地神豈此望山川卽社祀與
社義不一而重主田事故祀后土以尸其利祀先農
先嗇以報其功祀社及稷自昔有然第后土者以勾
龍曾爲土官故以爲名先農或曰神農或曰卽厲山
氏之子農司嗇或曰卽后稷然亦古先有其名而後
以其人實之蓋社本土神稷本農神禮家名太社又
名太稷然後附之以人鬼曰后土曰后稷此如明堂
祠五帝者原有青帝赤帝諸本神而後以其人實之
其在五人帝則有太皞炎帝諸神在五人臣則又有
勾芒祝融諸神是雖有人神而不礙其爲本神烈山

以前不必減周棄以後不必增凡前儒以人鬼地神
爭執是非皆無庸也若謂古無社稷恐是以山川望
祀當之則又不然古社爲田正之祭與四方相通而
反與四望不通故楚茨詩以社以方雲漢詩方社不
莫方雖四方屬地而仍以五帝天神主之如前所云
勾芒祝融類而至于四望則雖是地祇而與社分列
一如周禮所云土示與山林川澤諸示不同蓋社稷
不是地山川嶽瀆諸神又不是社稷曲禮祭天地祭
社稷祭名山大川祭義天子爲藉以事天地山川社
稷明分三等讀者審之

恭又問古天子有禘而無祫凡春秋所言祫皆是禘徒以其合食羣廟有是名耳若大傳云諸侯及自出至大夫則并祫亦無有故云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謂欲祫于廟不得專行必于求于君請君省察而後行之其說是否

曰有禘無祫予遍觀羣籍後始有此論然猶以先兄亡後必質之徐仲山張南士二君始于艾堂質禮時毅然言之而君早見及可謂意識超倫輩矣然天子無祫諸侯亦未嘗有祫大傳所云祫卽是禘也周禮

問祀有追享一祭加于四時類祀之間卽是大禘諸侯大夫皆無之故諸侯追享但得及太祖而止不及所自出也大夫則全無追享雖于請于君亦止得止及親盡而追享終無與焉故此所云祫亦只是禘蓋本論禘祭而漸及等殺若別出一祫則所請非所殺矣且祫是合祭禘是加祭若求合而加一親則所省非所請矣况諸侯無祫經傳瞭然見艾堂問條此非可一言決者大抵省者問也審也于者請也有大事者謂時祭卽大嘗大禘也若大夫無太祖廟正義以爲是支庶不是適子故不祭太祖則不然大夫三廟有二

等。王制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此是別子。惟別子祀所自出。得立太祖廟外。此則一如祭法祗立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三親而止。則此所請者是凡大夫。非宗卿宗大夫耳。

又問陸道威云：五年之禘，卽是周時宗法。帝嚳有帝，摯相承，則后稷別子矣。別子爲祖，故周人祖之。其不祖帝嚳者，諸侯不敢祖天子也。雖文武以後得祖天子，而宗法必不可亂。因仍祖后稷，而特創禘祀一禮，以追所自始。此周公精意也。若后王崛起，非世諸侯無宗法可尋，則但以始王爲祖，而禘

于其廟五年一舉喪畢之禘，可不必行也。是說何如？

漢儒議禮尚不曉宗法，及唐宋以後，則長夜而已。是以漢議定陶宋議濮國明議興獻各以宗法相糾纏，並無有一人知其義者。而道威能傍推其意，以及禘禮亦屬難得，第其說仍未是也。按禘禮最古，不始于周。觀國語與祭法，則皆有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語。是五帝已來行之已久。此中精意，真有言禮家所難測者。故夫子亟稱之。若不祖帝嚳而禘帝嚳，則在商時已然。據宗法次嫡爲別子，則摯堯兩嫡

俱爲天子自宜以后稷爲別子何則史記以稷母姜
嫫爲元妃契母簡狄爲次妃則別子在稷不在契也
然而商已先周而祖契且先周而禘帝嚳則契非別
子何有宗法然則追享一祭不必周公精意也祇商
禮郊冥祖契周禮郊后稷而祖文王頗有參變後儒
謂文武定制實祖后稷後王改爲祖文王則大謬不
然其云祖文王宗武王皆指明堂言與祖廟祀后稷
不同古人文多互見耳若魯有郊禘則郊是孟春祈
穀之祭禘是宗子出王之祭此是宗法禮記每云魯
郊禘非禮謂郊壇禮樂或祀園丘出王享獻濫及羣

廟故以爲言非謂魯不宜郊禘也至謂後王禘祭不
及所出則漢後並然漢禘高帝並不及太公但云每
遇禘祭則合食高廟他可知矣若云吉禘可不行則
吉禘爲喪畢之禘必不可少蓋祭多名禘俱以審諦
昭穆言而新主入廟則尤審諦所最急者然且一禘
一祔前後有升降而中多遷移使顯然去就彼此難
安因特造此祭使遷主存主共會一室而蕤厭之後
遷共祔行祔同親返各警蹕而歸其廟此正先王精
意所在故儀禮最殘闕猶有云吉祭未配吉祭者正
此祭也此豈可少焉

艾堂問 康氏一十九年三月五日同

問禘祫大小在鄭康成禘祫志王子雍聖證論已分門戶幸後儒辨定俱知是王而否鄭其在兩家有成說者固不必再請矣第禘祫二祭實未了了如孔氏正義謂毛傳說禘祫總是不明不知禘祫二祭所始與先儒爭執所畢竟原是如何禘祫二名先儒久相爭執予亦散見其大意于論議聞非一端矣若畢竟經傳則似但有禘而未嘗有祫即春秋傳禮記偶一及祫然總是為五年大禘三年吉禘與四時夏禘稱作解說並非正祭之名蓋祫者

合也合祭之謂也合祭稱祫猶之特祭稱牲但是虛義並非實名只因三年吉禘五年大禘與四時之烝嘗禘俱是合祭故吉禘稱吉祫大禘稱大祫烝嘗禘稱烝祫嘗祫禘祫而于是竟增祫祭一名于諸祭之間實則並無此祭也

其並無此祭何也

蓋祭名雖多除虞祔卒哭祥練禫織諸喪祭外其吉祭之名約有三等國語云日祭月享時類歲祀其日祭不可考矣月享即朝享每月朔以特羊朝廟因而告朔然非正祭名也惟時類四祭以春祫夏禘秋嘗

冬蒸爲一等歲祀二祭以三年吉禘五年大禘共爲
一等雖國語尚有禘郊宗祖報五名然郊是外祭而
宗祖與報則宗是明堂祖是祖廟報是不祧廟原非
祭等惟荀子有禘禴烝嘗及大禘五祀名似得要領
然禴禘烝嘗祇是時祭大禘卽吉禘大禘同是歲祭
以四時分四祭名則無等以三年五年合一祭名則
躡等蓋歲時本二祭等而其名有三曰大禘曰吉禘
曰時祭大禘者天子五年之祭也大傳禮不主不禘
喪小記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爾雅禘
大祭也曾子問天子有嘗禘郊社之祭尊無二上是

以左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國語天子禘郊之事則
有合烝又云禘郊必自射其牲又云禘郊牛繭栗而
學記曰不卜禘則不視學總言大也然其祭則自古
有之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祭法夏后氏禘
黃帝而郊冥商頌長發大禘也周頌雝禘太祖也而
魯則亦以宗國之故禘及文王論語或問禘之說仲
尼燕居明乎禘嘗之義禮運魯之郊禘春秋僖八年
禘于太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
凡諸經諸傳其言禘者不能遍舉然並無一字及禘
已可驗矣若夫吉禘則三年喪畢合祭于廟以禘視

昭穆者謂之吉禘亦謂之吉禘此卽亂禘于禘之所
自始然其祭僅見之春秋而仍無禘名春秋閔二年
吉禘于莊公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皆不稱禘
卽其禮達于諸侯左氏于晉亦有以寡君之未禘祀
語其或及時禘有烝嘗禘于廟語或及有事之禘如
禘于僖公禘于襄公語亦並無有一禘字見于傳文
至于時祭則夏祭曰禘雖或稱無定名郊特牲稱春
禘秋嘗祭義稱春禘秋嘗祭統稱春禘夏禘王制稱
春禘夏禘周禮稱祠春禴夏要總是時祭之四名有
互見而無異制不必妄解作夏商之禮但其無禘名
者不深察也

其三禘之易稱禘而讀者不察奈何

則一也蓋時歲二祭有三禘而無一禘其所以誤見
有禘名者亦總以諸經說三禘時偶易稱曰禘而讀
者不深察也

其三禘之易稱禘而讀者不察奈何

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大禘
也然禘亦名禘博士徐禪引春秋傳謂歲禘及壇墠
終禘及郊宗石室歲禘卽大禘終禘卽三年喪祭是
大禘卽禘矣是以漢元始五年創爲五年禘祭而後
漢志及司馬彪書皆稱是禘祭章懷太子謂禘卽是
禘並無二名故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禘

有等殺諸侯及其太祖謂諸侯凡合祭如烝嘗禘等
但及太祖而已不及所自出也大夫士則更殺矣有
大事省于其君干禘及其高祖謂大夫士非別子無
太祖廟者雖有大嘗大烝干請于君以求追享亦祇
及高祖而已并不及太祖也蓋其所云干禘者正謂
有事于廟請得如歲禘之祭追及壇墀指禘言也干
禘者干禘也不然天子是禘而大夫所請者是禘指
甲而求乙不相蒙矣若謂天子有禘而大夫士有禘
則大夫士可各立一祭與天子等乎至于吉禘則公
羊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商頌玄鳥祀高宗也註謂祀

者禘也以吉禘高宗而合祭之也而杜預鄭玄諸君
亦遂以三年吉禘名為禘祭然仍是吉禘耳非別有
一禘也若夫時禘則王制天子牲禘句禘句禘句禘句禘句
句禘句烝句諸侯禘句牲句禘句一牲句一禘句嘗句禘句烝句禘句
句謂天子以春禘為特祭牲者特也而至于禘于嘗
于烝則皆用合祭諸侯不然禘固特祭而禘則一年
特而一年禘惟嘗與烝則皆合祭焉是以曾子問于
時祭亦曰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蓋以時為禘
而非于時外又有禘也自不善解經者以三年吉禘
之禘分名為禘以五年殷祭之禘專名作禘遂妄增

一。禘。祭。于。五。年。之。間。謂。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而。併。妄。
 解。此。時。祭。之。禘。謂。卽。是。三。年。之。禘。苟。其。遇。禘。嘗。烝。時。
 天。子。耶。則。必。先。禘。祭。而。後。禘。嘗。烝。故。曰。天。子。禘。禘。
 禘。句。禘。句。禘。句。嘗。句。禘。句。烝。句。諸。侯。耶。則。必。先。禘。嘗。
 烝。而。後。禘。且。闕。一。禘。祭。而。特。作。一。禘。故。曰。諸。侯。禘。禘。
 句。禘。一。句。禘。一。句。禘。一。句。嘗。句。禘。句。烝。句。禘。句。總。不。識。時。
 祭。之。自。爲。禘。而。妄。以。三。年。之。禘。改。名。爲。禘。而。歷。歷。與。
 時。祭。三。名。較。列。前。後。至。于。如。此。解。經。于。是。埽。地。矣。彼。
 亦。知。大。禘。吉。禘。時。祭。之。必。合。祭。故。稱。禘。乎。
 何。故。必。合。祭。願。遂。聞。之。

古。者。祭。法。不。傳。大。抵。重。禘。而。輕。牲。天。子。自。喪。奠。喪。祭。
 祇。特。祭。死。者。外。日。祭。不。可。考。月。享。則。天。子。周。七。廟。諸。
 侯。限。親。廟。而。其。餘。時。歲。皆。用。合。祭。蓋。天。子。有。祭。及。毀。
 廟。之。大。禘。吉。禘。兩。大。禘。而。諸。侯。止。有。吉。禘。之。禘。而。無。
 大。禘。之。禘。殺。也。天。子。有。祭。及。存。廟。之。三。時。小。禘。曰。禘。
 曰。嘗。曰。烝。而。諸。侯。則。止。有。烝。嘗。二。禘。而。禘。則。牲。禘。半。
 焉。又。殺。也。然。則。天。子。諸。侯。所。共。爲。牲。祭。者。獨。春。禘。一。
 祭。耳。蓋。牲。祭。最。輕。有。必。不。可。一。再。行。者。其。祭。儀。祭。法。
 不。知。何。等。但。考。古。祭。禮。煩。重。卽。四。時。恒。祭。亦。必。先。月。
 而。滌。養。先。旬。而。齋。戒。先。三。日。而。筮。擇。先。一。日。而。省。眡。

郊社禘禘問

七

禘三名而不及牲。禘誠以禮必禘。祭雖喪祭祇祭死者而禮于虞祭曰哀薦禘事于祥祭曰作。此練禘總必加之以合祭之名。惟春祭省薄專予以牲。然究不知牲禘之減略而便捷其儀其法何等也。是以漢後立廟皆同堂異室。便于合享。卽所在祠廟亦必使有司攝祀。不能遍及。正以禮難牲。祭則必禘。蓋禘者凡祭總名。不必別設一禘在凡祭間也。

辨析至此。真是千秋長夜豁然見天日矣。特尚有請者。公羊稱大禘卽是吉禘。左傳稱歲禘大傳稱干禘卽是禘。禘王制稱禘禘禘。嘗禘烝卽是時禘。

此外無禘矣。乃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則實有限年之禘。限年之禘。豈此禘非諸祭乎。抑亦禮緯本謬說不可用乎。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雖緯書有之。然實不始緯書。劉向說苑卽有三歲一禘五歲一禘二語。故後漢光武初張純議禮亦曰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見郊祀志。此皆在西漢議禮家相傳之言。推其始仍是公羊傳。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殷祭二語。而誤作解說。以致有此。蓋三年喪畢而合食太祖是三年一禘也。殷禘旣行又五年而再殷禘是五年一禘也。然而三年之禘是吉

禘五年之禘是大禘則仍是禘不是禘矣。儒者用公羊之說而不甚理會。竟忘三年之禘爲吉禘。遂判作每三年一禘。夫每三年必吉禘乎。然且三年五年俱不能校計。鄭氏乃造一三年喪畢二十五月而吉禘。又明年而大禘。然後又五年而禘一則合公羊再殷祭再字之義。一則謂春秋書僖八年禘宣八年亦禘。則必實三年加五年而後與八年之數合。于是增一禘在吉禘之後。而不知三年一禘則但一吉禘而已。畢無每三年再禘之禮。何則。吉禘不可再也。五年一禘則從三年喪畢後每五年而得一禘。故僖之與

宣皆以八年有大事不從吉禘數。亦不從先君忌日數。何則。以忌禘有闕日也。如以忌禘闕日未週三年必增一禘于吉禘之後。則僖宣三年皆未書禘爲不可通矣。如謂殷祭有再必作兩禘。則禘繼禘起卽是再禘。乃又增一禘于禘禘之間。是爲三殷非再殷矣。後儒校計年限在魏晉以後尤爲紛紜。有謂禘禘如置閏然兩頭如四實不盈三。故三年一殷五年再殷八年三殷十一年四殷。此博士陳舒之說。而徐邈議禮謂五年再殷必六十分中每三十月得一般。則三年省六個月六年省十二個月。適合五年再殷之數。

其各逞臆見不可枚舉至唐睿宗後太常議三年一
禘五年一禘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禘而禘禘且同
歲矣又曰一禘之後併爲再禘五年之內驟有三殷
無一而可者則是禘禘並舉三五遞代其于理于數
俱有未當是何如屏禘存禘捐三得五爲可通也乎
然而諸經無禘周禮并無禘何也

周禮儀禮皆無禘名然皆有其禮儀禮喪服曰諸侯
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禘也周禮稱
大祭祀大人鬼大祝大號亦禘也蓋禘名殷祭殷者
大也夫猶是歷祭之先王先公而獨以大稱此非帝

嚳后稷異嘗殷祭莫當之矣是以大宗伯職在祠春
禴夏嘗秋烝冬四時祭前原有以肆獻裸享先王以
饋食享先王語其所云肆獻裸饋食俱指禘言以歲
祭在時類前也卽司尊彝有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
語其所云追享亦指禘言謂朝享卽月祭爲月朔朝
廟追享卽追祭所自出也蓋追享與朝享以一歲一
月間于四時之祭而追享舉其大者朝享舉其小者
總稱間祀謂與時祭得大小相間故也舊儒以肆獻
裸爲禘饋食爲禘則大不然禘亦有裸獻陳牲吉禘
亦有朝踐饋食豈可分屬此由誤解郊特牲饗禘有

樂食嘗無樂以饗屬禘食屬烝嘗遂做爲是說珠
不知禘嘗皆饗食而春夏物產未盛以飲爲主秋冬
穀畜成熟以食爲主大禘與吉禘無此義也若追享
朝享舊儒亦以追享屬吉禘朝享屬禘則朝享者月
朔之祭在禮祭中儼有是名春秋正義所謂以餼羊
朝廟然後告朔者此也豈可溷焉

然則三禘皆禘祭其同異如何

吉禘之禘則祭于太祖之廟凡毀廟之主與未毀廟
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東向凡昭南向凡穆北向
以爲死者入廟當合先公先王而並禘視之且二禘

當禘一主入毀廟矣是必也毀廟之主齊食太祖然
後將新禘一主隨舊禘衆主而並遷焉而新禘之主
乃得從二禘三親而返于禘宮則于禘于祫兩皆然
然此固先王制禮之用心其遍及毀廟與存廟者非
誇大也情有然也

至于大禘則雖間五年而其禮與吉禘等所異者祭
出王耳故商頌大禘則及玄王相土諸遠禘周頌大
禘則及烈考皇考諸親廟而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
主皆升合食是遠禘逸禮記祝詞稱孝子孝孫是親
廟此劉歆馬融鄭衆賈逵諸儒皆主此說有故也惟

後漢張純議禘謂毀廟之主皆合食高祖而存廟之主反不與焉此但及遠祖而不及親廟其說與諸經有未合矣若鄭玄則謂王季以上先公之主皆合食太祖而文武以下及四親廟則祇分食于文武廟中昭從武廟穆從文廟與太祖之祭判作三日而同一釋祭此則言合祭之最變者然舊儒多非之至唐陸淳則造一妄說謂祇祭山王與祖配爲二而羣廟遠近俱不之及此真毫無考據信口罔誕之謬論而宋人反遵之吾不解也

若夫時禘則第及存廟之主而已曾子問云七廟五

廟無虛主惟禘祭于廟爲無主耳又云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則其限于存廟可知雖小雅有祫祠烝嘗于公先王語于公者先公祖紺以上遠祧也先王者太王以下及後王卽存廟也似遠祧親廟俱合祭者不知此該時歲諸祭爲言祫祠句是時祭于公句是禘祫概詠之也時禘止存廟不特先公不合食卽先王亦不合食也制所限也

至其祭儀如何

則鄭玄欲爲禘大禘小之說謂禘有十二獻禘止九獻則與國語禘郊之事有全烝禘郊之牛不過繭栗

爲相左矣。謂禘備六代之樂。禘止四代。則與左傳魯禘用四代之樂。周禘用六代。及周禮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人鬼爲反戾矣。

其祭日如何

則吉禘無時。時祭在四仲。或在四孟。而惟大禘則往與夏禘相通。總在夏日。孟獻子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周七月。夏五月也。明堂位云。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周六月。夏四月也。是以張純謂禘在四月。而崔靈恩謂宜在夏五月。春秋宣八年六月禘。卽四月。僖八年七月禘。卽五月。要之總夏日耳。

終



